



T
T
M
述

活地獄

一八年辛酸話之一

實紀憲敵

版出報事紀

活地獄

俞平伯題



紀事報出版

活地獄目錄

封面（敵憲屠殺圖）

臧晨風先生

扉頁（題眉）

俞平伯先生

「活地獄」序

許惠東先生

寫在「活地獄」的前面

孔效儒先生

「一四二〇」的捉摸

「清查戶口」

據着離開家門

進獄先摸牆

「先進之言」

一 二 四 五 七

W君也落了「網」

先換餓罪

不平凡的「思潮」

完成第一夜的課程

從美羅的夢想到遺囑

過第一堂

滑稽的第一審

隔牆聽「洗澡」

第二堂過鼠

翻譯幫着誘供

水是怎樣喝的？

犯人也有漢奸

第三天

敵人的鐵蹄滋味

五分鐘的「三上吊」

「博覽」期中

九

一一

一四

一六

一七

二〇

二三

二七

三〇

三三

三六

四〇

四三

四八

五一

五五

難爲高麗人翻譯

「對牛彈琴」

「慕緊張鐘頭

放大砲

吃雞監殺子

開心無德

『口供』

六〇

六三

六六

七〇

七六

七九

W先生

「活地獄」序

許惠東

日寇窮兵黷武，橫登蘆溝橋畔，亟謀滅我國亡我種，我炎黃子孫揭起抗戰之旗，喋血匪地，獲茲勝利，固屬戰場將士用命所致，然亦我愛國志士從事敵後工作之忠勇奮鬥，其功亦難泯滅，蓋敵後秘密工作人員雖非武裝士兵，而以機智之身手，出入敵區，完成戰鬥任務，足驚敵膽，因此日寇憲兵隊對我愛國志士，窮搜密捕，不顧人道，非刑屠戮，八載期間，死難者不可以數計，同志好友多慘遭殺害，每一念及，深爲悲痛。

蔡同志天梅以虎口餘生，就身受情景，撰斯書問世，國人對於日寇之狠毒以及抗戰被難諸同志之慘狀，般般可見。亦使人知所警惕。鄙人拙於文，重承蔡同志囑，勉綴數語爲序。

寫在「活地獄」的前面

寫在「活地獄」的前面

孔效儔

華北淪陷八載，人民一切自由被敵人剝削盡淨外，更有敵人最殘暴的憲兵，對於慘殺國人之方法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尤其吾輩地下抗敵工作之同志，幾均啞受敵憲的慘酷蹂躪，舉凡進過敵牢者，無異親歷「活地獄」，此中情景，較諸習稱所謂「十八層地獄」有過之無不及。不佞於民國三十年秋季和民國三十三年之春天，被敵憲捕過兩次，所遭受到的非刑，到現在仍留着可紀念的傷痕，在不佞第二次被捕出獄的一週後，同志T M君亦遭到同樣的命運，被敵憲一四二〇部隊捕了去。

現在我們得到了最後勝利了！殘暴的敵人終於在吾們面前屈膝了！一般死難同志在天有靈，當然要含笑九泉，虎口餘生的同志們，自然更得痛定思痛，深刻銘念敵憲所有的罪行，T M君爲此把在獄中五十二天所受所見所聞的經過，毫不虛偽的追紀出來，完成這本「活地獄」，把敵人兇暴殘酷，在這本書裏，大膽地揭發無遺，雖然，T M君雖不曾受全遼非刑，但是已够吾輩同志寢敵之皮，食寇之肉！

不佞與T M君是共患難同生死的同志，今當「活地獄」出版，特誌數語，以表共鳴。

活地獄

（八年辛酸話之一）

「一四二〇」的捉摸

素以我們中國的「友邦」自命的敵寇，在我們淪陷區以內所用的「捉摸」伎倆，真够稱得起「清水細磨」，最能代表清水細磨功夫，莫過於教人聽着汗毛悚然的所謂「一四二〇」部隊。一四二〇部隊是敵寇的特種憲兵隊，權力大得很，華北的淪陷區，都在這個部隊管轄之內，能够使喚各地敵憲兵隊，也能指揮所有鐵路的警務段，更能調動偽組織所有的特務警察，這分權力，對於他們自己人怎麼樣？我們不必多費心機，可是對於我們中國人，真够「友邦」情義，隨時隨刻可以發揮權威。

一四二〇部隊成立在「岡村寧次」駐在北平時代，目的在撲滅我們中國的愛國志士，所以裏面分成兩班，一班是所謂「對渝班」，另一班是「對共班」。這兩班人馬真不少，是從原有的敵憲兵隊裏選拔出來的，第一要擅長中國話，第二還得能說幾句外國語，第三要時時刻刻表明自己是「反戰份子」，第四能自己想法鑽進一切機關團體。中國話講得流暢，或是能够夾說幾句外國語，再加着口口聲聲罵日本軍閥，就不愁不有人上套，何況他們又是掛着不相干機關的徽章，實可以掩護他們的本來面目，同時他們荷包裏有的是「機密費」，和一



些「能交日本朋友爲榮」的無恥中國人交朋友，吃飯，陪打牌，甚而至於還把他們的「國寶」女人，介紹給作「朋友」，一來二去，這些無恥中國人就上了圈套，幹上「走狗」勾當，給他們任偵察之勞，所以一四二〇部隊從成立起，直到投降止三年多光景，實質做出一些教我們中國人談虎色變的大事。這許多大事，如果說完全是從敵憲兵隊裏挑選出來幾位的大功，未免恣煞捧場，此真所謂這些貪圖小便宜，不惜認敵作父，也可以說認賊作大舅子的走狗們，應該「特叙功勳」？如果沒有這些「走狗」幫他們的忙，他們捉摸技術縱然是清水細磨，也不見得能够收到這般事半功倍之效。

二 「清查戶口」

筆者和W君，就在這些「走狗」如此還般的交了差，而被「請」進一四二〇部隊的三「△」部隊。

這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的事，正是中原會戰時候。W君原來和筆者是對門街坊，可是早經喬遷，一四二〇部隊不知道，還以爲仍舊是筆者的芳鄰，所以請筆者走的時候，預備兩輛小汽車，由兩標人馬「請駕」，這許多人馬，都是穿着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服裝，藍布大褂，青布襪鞋，禿腦袋瓜子，浩浩蕩蕩到筆者門口時候，約摸是天剛亮的時分，這兩標人馬，合爲一起，下了車，一部分攀電桿，登房，算是放哨，另一部分堂堂正正捺電鈴，筆者一

竊老小和幾家街坊，都被驚動起來，一開屋門，就都看見對面房上都有人站著，而自亮清像伙，知道大事不好，準是強盜上門，這時電鈴響得挺響，大門外頭直喊著「快開門，清查戶口」，筆者心裏有數，連忙告訴老小和街坊，不必驚慌，有雷我隨，有禍我當，沒有別人的事，於是還好，這標人馬不會緣比門開得太慢，僅僅衝着筆者問：

「你是下，下，M嗎？」

「不錯」筆者答。

「到你的房子裏去說話」好像是頭目人這樣的說。

當然，得由筆者領導，這位頭目人擺着勃浪寧跟着，跟進屋裏的有三位，捻開電燈，一讓這四位，全是自命我們中國的「友邦」人，他們說的什麼，筆者一概不懂，好像商量怎麼下手翻箱倒篋一樣，於是一聲令下，四面散開，翻來翻去，一直翻到筆者的床舖，把褥子翻開，可憐，筆者六年來和W君合作的成績——敵偽紀錄，都藏在褥子底下，居然毫不費事的落到他們眼裏，這六年紀錄原是奉命整理的，一共八本，舖在自己睡覺的褥子底下，自以為最够秘密得很，準備六月間內行手續辦好，可完成任務，得，這一下只好認命，他們又似衝着筆者作一個勝利的微笑，又好像已經感覺滿足，別的地方，馬馬虎虎一翻以後，便讓筆者把衣服穿好，帶到外院客廳裏，逼令交出一切來往信件和名片，筆者心想，這個好辦，把早就預備好的「六人」們名片交還交給他，另外一本信夾子，裏面都是「要人」手筆，也一併

請出，心說：「只要你們信以為真，筆者一死，算不了老幾，至少可以救許多大好大傷眼痛筆者一樣的陷地雷」。

三 揮着離開家門

「你跟我們走一趟，回回話，沒有什麼大事，別管他」。頭目透着和氣，這樣的發命令。筆者當然無話可說。

那一羣如狼似虎的穿中國便衣的憲兵之中，就有一個人要給帶手銬，頭目算是實驗攔阻沒有帶。

筆者的老婆。大男孩子，二女孩子這時都站在院子裏，噙着眼淚，聽着客廳裏動靜，後來看着筆者被擁着走出來，他們都有些發顫，筆者看看老婆孩子們，覺得沒有什麼話可以囑咐，所以一語不發的蹣跚着走出大門，那時候，早晨的陽光，已射到房脊上了，雖是五月天氣，却很透着涼。

沒有多遠，停着南輛軍用小汽車，他們便讓筆者坐進其中的一輛，但是並不開走，這標人馬都跑到對面的住戶去敲門，同時就有許多人爬上房去，一會兒，大敞門，一會兒又全走出來，去敲南隔壁門，照樣的敞開門，又照樣的全出來，再去敲北隔壁門，筆者在車裏望着，莫明其妙，一連敲開三家的門，都不會帶出一個人，心說，準是精察戶自，諱着筆者回屋

，給他們抄着證據，無話可說。

這標人馬，好像是失望，又好像是跑掉什麼「要犯」一般，分別騎進兩輛汽車裏便開着走了。在車子開走的以前，筆者的老婆不知那裏來了一股勇氣，攔着汽車問：

「你們到底是那兒的？」

「下太太，我們是軍司令部的，你還不認識汽車顏色嗎？你放心，我們不是土匪綁票。」頭目話說得還和氣。可是筆者捏了一把汗，如果這標人來個不講理，眼瞞自己的老婆吃眼前虧，豈不是白繞一而？

汽車開着走，筆者在車裏等於坐飛機，根本不會注意開走的方向，只是意想着怎樣地來準備受非刑？準備怎樣地來一個抵死不說真話？準備怎樣地抓着機會把他們罵個狗血噴面？反正活不了，拚着一死，索性把六年多的氣憤，一鼓瀉兒發洩出來，也是快快樂意的，主意決定，心裏透着痛快，顯然的自己覺得渾身都是膽子。

四 進獄先「摸檔」

汽車「嘎然」而止。一看原是東珠市會的「天津會館」舊址，自從北平被敵人淪陷以後。這個會館便給敵憲兵隊佔據，設置「南城憲兵隊」，但是當筆者被曳下車的時候，並沒看見門口有什麼牌子，而且大門還虛掩着，外裏看起來，好像所謂南城憲兵隊已撤銷一般，

敢說變成了秘密機關，許多便衣憲兵下了車，先拉門，然後把筆者望裏一推，筆者踉蹌的跟槍進去，帶到三間大寬的屋子裏，教筆者衝着牆站著。

約模有半個鐘頭光景，同樣把筆者帶進來的人真不少，意會到同樣站在筆者旁邊的人有好幾位，單憑筆者聽官的判斷，知道進來的人男女都有，筆者特意用眼睛斜視一下，是否有熟人？緊靠在筆者身旁的一位是音樂家老志誠先生，另一位是他的未婚妻馬小姐，還有一位是輔大教授趙錫禹先生，筆者不敢望遠裏瞧，心說，這下子說不定和筆者有關係的同志，或許也在其內。

「丁，丁，M，過來說話。」一個矮身材的便衣憲兵把筆者叫到靠窗台的一個案前，上頭坐着的憲兵，也是穿着便衣，先問姓名，年齡，籍貫，然後遞給一張表格，叫筆者自己填寫，表格上印着「留置人表」字樣，填好以後，另一個便衣憲兵在筆者身上檢查一遍，把隨身所帶的錢物，一律搜出，並且令把領帶和襟帶解下，一樣一樣的由便衣憲兵加填入表格裏，算是完成入獄第一步手續。緊跟着由外邊進來另一個便衣憲兵，叫着：

「丁，丁，M，跟我來。」

筆者跟着他走出這間屋子，轉到後院一座樓房底下，交給另一個便衣而武裝的憲兵，說了幾句筆者不懂的日本話，他在「留置簿」上把筆者尊姓大名登錄以後，板着面孔，再來一番搜檢，連得筆者褲襠都摸到了，筆者心說，他們的人如此這般狡猾，真是「傳國之寶

「說句野蠻話，日本密姐見到我們中國來，搵襪功夫，在一般好管異味的人都津津有味，那末他們這摸襪手續，準是他們的母親或是老婆教給他的，要不然的話，襪襪有什麼可摸的？最妙的摸襪時候，劈裏劈哩咕囉，不知叨嘮些什麼，如此這般週身翻搜以後，把筆者帶到一號監房門口，開了鎖，拉開一扇門，方圓四方尺，教筆者個個儘着鑽進去，鑽的時候，先脫鞋，這算是倭國規矩，不過有些不同的，監房裏不是「榻榻米」，而是地板。

這間一號監房裏已有兩位「先進」，他們瞥見筆者鑽進去，聳着筆者都投着充滿同情的目光，筆者鑽進以後，沒有別的說，一切認命，身為淪陷之民，生殺予奪，原是操在敵人手裏，何況身進敵獄，性命一條，更價值幾大枚？反正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誰的同情都不希罕，何況同情筆者的人好似一句俗語「養媳婦做媒人，自身難保。」所以筆者對這兩位先進所給同情，漫不理會，盤着腿，席坐在地板上，學習所謂攝生家的打坐。

五 「先進之言」

「朋友！爲什麼案子上這兒來的？」

「不知道。」筆者本着交淺不言深的見地，如此的輕描淡寫答應着。

「怎麼來的？走來的？還是洋車來的？又還是大汽車裝來的？更還是用小汽車送來的？」年輕的一位這樣問。

「小汽車。」筆者真懂得說話，所以答覆得很簡單。

「啊！您的地位不小呵！請教貴姓？」這兩位先進異口同聲的這般驚訝。

「怎樣？一樣的抓人，難道有那麼多的分寸？」筆者不由得好奇的問。

「走來和坐洋車的是普通案，大汽車裝學生，小汽車是「政治犯」，老兄是工作同志嗎？」這位年輕的說明分寸以後接着問。

「我任嗎不是，或許錯抓了人了。」筆者生怕言多有失，趕快收住話頭。

「貴姓大名？」年輕的又問。

「我叫丁，丁，M。」筆者答。

「久仰久仰，上這兒來是受牽連呢？還是自己的事呢？」年老的一位問。

「我不知到。」筆者模糊的這樣答覆，然而來而不往，非禮也，筆者接着低低的反問：

「請教您兩位貴姓？」

經過相當時間秘密交談結果，知道年老的一位是姓楊，當年是雲明軒（哲元）部下的一員戰將，年輕的一位姓朱，是和張爾康（愷）先生愛國案一起被捕而來的。楊將軍因為在青島附近召集舊部作策反工作，不幸被「朋友」送禮，落到這般田地，朱先生為和重慶發電，被敵憲兵根據電波查究出來，於是乎同時被捕的有很多人，張爾康先生以外還有張玉衡（巖）先生。

筆者聽着感動極了！情不自禁的把被捕當時，所有奉命辦理的紀錄給敵憲抄了去的情形，說了一週，但是不會說出是奉誰的命，和W君合作的事實，因為筆者奉的是K君的命，而且誓言在先，不論到什麼生死關頭場合，決不許可因為抵不住非刑而說出線索，K君兩度被捕，就奉着這個誓言，不會牽連到直系同志身上，那麼，筆者當然更得堅守這個誓言，在家的妻子和在外邊知親好友面前都不會露出絲毫話風，何況在敵憲監獄裏？

這兩位先進真不含糊，偷偷的談話的告訴筆者：

「到這裏的人，討不得公道的，無論如何得咬住牙，死是可以的，萬萬不可鬆口風，任憑那許多『王八羔子』哄騙威逼，就來一個『不知道』，什麼了不得的大事是一個人幹的，尤其是一個死字，決不能死兩回。記住！』那位年老的重複說了一遍他怎樣地受了幾次刑，那位年輕的也說了他怎樣幾次拚着死和非刑打交代的經過。

筆者因此更增加了不少勇氣，堅定信念，認為如此的一死，實在光榮的，決不因爲筆者牽連到K，Y，W他們三位其中任何的一位。

六 W君也落了『網』

交頭接耳談得正興奮的時候，牢門響了，好，一下子鑽來的真不少，說話功夫，就是三十多位，老志誠先生便在其內，負責守責任的憲兵，站在牢門外，像發命令似的說：

「不許說話，統統的坐好，統統的面衝外。」

憲兵說的日本話，而是由先進朱先生翻譯的，當然，大家無話可說，並肩着像他們祖宗牌位似的排座着，憲兵一看，認為滿意的走開了。

隔了一個鐘頭光景，牢門又響了，看守憲兵在外面喊：

「T，T，M。」

筆者當時心裏一跳，以為是「過堂」。先進楊將軍和朱先生聳着筆者做了一副臉色，筆者會心的明白身畔帶不要忘記剛才說的話，筆者鑽出牢門，却看見有兩個人迎面站着，其中的一個面善得很，可是想不起他是誰？他先問：

「W，不住在你的對門嗎？他搬到什麼方去？」

「家是搬了，可是我不清楚搬到什麼地方？請原諒。」筆者這樣的答覆。

「八嘎（倭寇對他祖宗的尊稱），難道他在那兒做事，你也不知道嗎？」另一個接着說，而且要動手，先問的一個擋阻着說：

「W不是在銀行裏做事嗎？我問你是不是還在這家銀行做事？」

筆者只好點頭。

「你認識我嗎？」這個人接着問。

「對不起，我眼拙，真想不起來了。」筆者答。

「哼，我們跟了你六年多，你覺得嗎？」

筆者沒有答腔，同時竭力抑制面部表情，這個人緊接說了一串日本話，由另一個翻譯着說：

「你的事情，我們調查得清清楚楚，既上這兒來，得說實話，免得吃苦頭，我承認是你朋友，一定要好好的關照你，你安心在這兒住着罷。」

這兩個人交代明白，筆者重進牢門，心說「糟了！W君和筆者有工作關係，連得老婆孩子都不知道，怎樣會不特拷問，這番王八羔子都能知道呢？W君如果被捕進來，這通官司可就麻煩，但願W君把一切事情，都推到筆者一個人身上，千萬別節外生枝。」筆者當時心裏七上八落，靜聽外面動靜。

真是糟心，約換午刻時分，聽見外面看守憲兵問一個人：

「你叫W，Y，L？」

緊接着聽到另一間牢門響，又緊接着聽到W君的咳嗽聲音，筆者那時候真想碰壁一死，因為很擔心W君萬一經不起快要臨到身上的非刑，而牽連到另外的人來，豈不是又給那羣王八羔子報功資料，吹什麼「一網打盡」的牛嗎？

七 先挨『餓罪』

十二點多鐘，所謂「開飯時間」到了。吃的是高粱米湯飯，是按人一碟，但是一號監裏三十多口「犯人」，却只給兩碟，管送飯的憲兵說：

「新來的沒有。」

筆者倒不在意，因為落入虎口的人，感情畢竟是複雜的，但顯「小葱拌豆腐」，死個脆快，一碗囚糧，算得甚麼？可是許多位和筆者同樣新來的「難友」，所持的見解不一樣，認為什麼罪是不含糊，有條命等着，可不能受餓罪，於是異口同聲的向送飯的憲兵提出責問：

「根據那條法律，不准吃飯？」

然而，那許多王八羔子的憲兵，根本不懼人話，瞪着兩隻牛卵般的眼睛，呲着牙，似通不通的說：

「餓一頓，死不了，明白不明白。」

同窗難友氣壞了，兩位先進很不過意，甘願把這兩碗高粱米湯飯讓大家分而食之，當然大家都不忍分吃一個人都吃不飽的飯，堅決道謝，先進楊將軍感慨着說：

「我今年活了五十五歲的人了，餓一頓，不算什麼，諸位正是年富力壯的時候，只要關過這個關，國家大事，由你們幹的地方多得很，我爲着我們國家的未來，也應該少吃一頓，你們如果願意不教我難過，就請你們把這碗飯分了吃，如果睡不起我，我也不敢勉強。」

楊將軍這席話，無異給了三十多位同窗難友無限溫暖，真有人感極而涕的！大家也感了

一回，爲着不忍逆拂楊將軍的熱意——也可以說是一種「慈愛」，於是大家都含糊的分吃了
一口，剩下半碗，送還楊將軍，誠懇地說：

「我們都吃了，請您吃罷！」

那位朱先生也把他的——飯，請大家分吃，於是又輪流吃了一口。不多一回，憲兵來收
碗，碗裏好似不乾不淨的說着什麼，筆者雖然聽不懂，可是那位朱先生明白，等到憲兵走遠
了，朱先生輕輕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傢伙和他們同伴說，昨天這兒清理走了一批難友，十分之六罰作勞工，十分之
二無罪開釋，所餘的十分之二已經軍律會議執行死刑。這個傢伙還說，這次大檢舉進來的人
比上回多，不知道該有多少人要殺頭？這傢伙說這幾句話，透着是和他的同伴「投票預測」
的意思。」

朱先生譯出這段話以後，筆者下意識地攀着同窗難友們分別端詳了一遍，大體說起來，
鎮靜的比較多，可是張口罵的有好幾位，皺着眉低頭無表情的也不是沒有，鎮靜的好，開罵
也好，低頭不語的也好，進敵人之獄第一天的人，誰能斷定未來的命運？筆者輕輕說了幾句
算是這席話的結論：

「到這裏來的人，死是無疑義的，如果生還，只算是僥倖。大家想開了這點，什麼痛苦都
沒有，管他們這羣王八羔子說什麼？」

八 不平凡的「思潮」

過午以後，透着沉靜，被請進來的同志也好，雜友也好，早晨的驚恐，因為時間的關係，當然隨之比較的安靜一些，所以都有些懶洋洋地要睡，然而盤着腿席地而坐，怎麼阻法了兩腿曲着發酸進而痠麻，也不能伸腿，因為伸腿不僅犯「獄規」，而且因為大家都挨次並肩盤坐着，也沒有餘地可讓任何人伸腿，就以筆者所嘗的滋味來說，兩腿麻木，尙在其次，屁股蛋子酥疼得連腰背都直不起來，這時心神不由得煩燥，更不由得遐到家裏的老婆，應該在怎樣地啼哭，同時又惦念着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是還有心腸去上學？尤其是不知道有沒有不長人心肝的人去家裏借頭敲竹槓？更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踹坑」？最害怕的是K君和Y君萬一不知就裏去家裏來找筆者，而被窩坑的盤獲住，假定不幸真是如此的話，我們一系的工作，簡直連根爛，越想越愁，越愁越怕，巴不得關於筆者和W君被捕的消息，這個時候，巴爾得滿城風雨，可以讓K君和Y君躲避躲避。

思潮起伏，當然很容易影響心神，偏巧坐在筆者旁邊的一位輔大學生何先生，看出筆者神色，偷偷地安慰着說：「一切憑天命，只要我們國家能翻身，一切的一切，不算什麼？您是在惦念家裏嗎？老實說我們既然身陷敵黨監牢裏，就得譬如自己已是病入膏肓的人，縱然要想到家庭問題的一切，畢竟有用嗎？您得想開些。」然而，筆者所想到問題，只能自己

明白，自然不可出口，對何先生的變態，自然應該感謝的。

在那個時候，外邊風颳得很大，抬頭看看小窗戶外的天，知道陰雲已把蔚藍的天空好似塗了一層銀灰色的漆，監牢的木柵欄，不斷的送進不合時令的風，吹到身上，打一寒噤，心說，如果在敵審監獄裏一害病，這個玩笑可就志大，與其硬死獄中，不如落個被殺戮的痛快，乾脆的說，筆者當時的心境，以爲自己已經沒有再爲國家翻身而工作的機會了，相信最後的一剎那，是不可逃避的，與其在監裏徒耗時光，不如來個乾脆，至少在外面的K君Y君能證明筆者和W君是爲什麼而死，尤其是破壞筆者工作的漢奸，必然能理會到筆者從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起所遭遇的命運，活也好，死也好，是他一手提拔的。至於其他的人對筆者被捕有什麼感想，在做奸天下的時候，說不定還認爲筆者是「不達時務」的下場頭哩！

筆者進獄第一天，沒有人過堂，到得下午七點光景，送進飯來，仍是高粱米飯，吃得真香，因爲比在家裏吃混合麵的窩窩頭潤嗓得多，同時又不用自己掏腰包，筆者如果在外面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餐非魚肉不飽的話，這下可真活受罪，然而，筆者非此流人物，不花錢吃飯，可以說是六年來未有的殊遇，俗語道得好：「吃孫喝孫不謝孫」，是筆者在捧着吃進監第一碗囚飯時候獨有的感想，如有可能，一家全進監，那末，筆者至少可以使面上「菜色」脫去一層。

九 完成第一夜的課程

晚飯剛吃完，看守憲兵來開牢門，鑽進牢裏，在地板上一站，一瞧許多「囚犯」一個一個的並肩坐着，屏聲靜氣的供他展覽，他勝利似的樂了；因為楊將軍是先進，何況人是感情動物，所以這個憲兵從自己面龐上不自然的表現出一種極危險的清醒，而從像血盆的嘴裏很發勁說出幾句日本式的中國話來：

「老頭兒！你死不了的，大大的可以放心，這許多新來的犯人，不懂得規矩的地方，你要告訴他們，明白不明白。」

楊將軍只是連連點頭，因為楊將軍如果在那個時候從嗓子裏答應出一個「是」字，就算犯獄規，輕者挨兩個嘴巴吧，算是特別優待，重者隨時可請到外面嘗嘗新鮮滋味。這個憲兵對楊將軍說完話以後，另一個憲兵跟進來點名，這下，筆者算是嘗到了敵獄真味，因為他稱點名，是點號不點名的，筆者是被列在「三十四號」，點名的憲兵不會說中國話，而筆者不懂日本話，兩面一湊，這場熱鬧不小，憲兵連喊三號三十四號的日本數，筆者始終沒會答應，憲兵駭了一跳，以為三十四號跑了，問先進朱先生：

「三十四號的，，，M，上那裏去？」

筆者一聽了，，，M，忙着答應一個「有」字，這個憲兵聽着便邁腿跨過別人的肩膀，

看到筆者的跟前，掄圓一下，筆者當時覺得兩眼冒金花，左面腮膀上透著像窩了一個暖水壺似的那麼發熱，緊接著兩眼又冒金花，右腮膀子照樣的熱了一下，天哪，眼睛雖冒金花，但神志還清楚，覺得喉裏有些甜不甜，酸不酸的吐沫往外流，仔細一看，感情是鮮紅的血。正想用衣袖擦擦，憲兵把筆者衣領一提，好似抓小雞一般，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不待站穩，另一個憲兵攆筆者胸脯兜心一拳，筆者在那個時候縱然不會魂飛天外，但馬馬虎虎的覺得身子望後一倒，倒在誰的身土，當時真顧不得許多，等待醒過來，筆者已是山幾位難友扶着靠牆坐著，憲兵也不在眼前了，只是許多難友輕輕的問筆者，胸脯裏覺得怎樣？要是不好過，我們來替您請求他們給你拿些藥來。筆者搖搖頭，表示謝謝，可是心裏真生氣，這條性命爲什麼怎樣難送？如果這一拳把筆者送回老家，豈不痛快！

不多一回兒，看守憲兵傳令：

「統統的睡覺，不准說話。」

筆者於是完成送獄第一日的課程——兩個哨叭，兜心一拳。

十 從美麗的夢想到遺囑

睡覺在敵意監獄裏，一人有兩條毛毯，鋪一條，蓋一條，就是沒有枕頭，不得已把西服上下身脫下來一捲，權當枕頭使用，筆者大概因爲這一天親嘗過意想不到的非常生活的關係，

躺下去覺得挺舒服，明明知道腮膀子還熱辣辣地發燒，又明明知道胸脯裏還有些覺得慌，但是因爲靜坐了一個整天關係，腰痠背疼，能够放橫着躺下，簡直美不可言。

無言的看看左右並頭臥的難友，一位老志誠先生，另一位便是輔大學生何先生，老先生從事變起直到這回進三「△」部隊，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在「北大」（敵黨最早佔據沙灘北大。）第二次在偽警局特務科，老先生說起這一二不過三的被捕，眉飛色舞，覺得這是「中國人在敵人鐵蹄下應有的過程。如果真的被綁赴曠地飲敵人兇彈，更是淪陷區的中國人理所當然的歸宿」。說到這句話，筆者情不自禁地手從毛毯裏伸出來，和老先生緊緊的握手，從握手的緊度表示出筆者對老先生的敬意，幾乎感激得掉下淚來。筆者湊到老先生耳邊輕輕的說：「生爲中國人，死亦當爲中國之厲，永遠地給我們的宿敵作祟，不達敵人國破家亡目的不止。」

輔大同學何先生家住在滬東，好像是北越河海濱車站附近，因爲在學校用功，又因爲是輔大名教授趙錫禹先生得意高足關係，趙先生被捕，何先生也被名列「黨羽」之內同時就擒，說起何先生就擒的時候，更教人怒髮衝冠，居然不讓穿褲子，光着屁股進監，真是荒天下曠古未有之大虐。何先生是有志而有爲的青年，他對於被捕以後怎樣？並不在意，他却很擔心趙錫禹先生的健康。他後來講到同學裏「不良份子」甘心給敵黨作走狗，把同學送禮交差使的時候，非常痛心，中國青年如果都這樣，國家還有希望嗎？筆者很同感的安慰着說：「

只要人心未死盡，到底有辦法的，別灰心，他們畢竟有末日的，我們如果僥倖不死在敵人手下，早晚可以看到這場熱鬧戲的，放心吧！」其實，筆者這套話，只是人情應有的安慰，筆者對於在敵憲圈子裏能不能僥倖不死一層，確乎沒有把握，因為被搜走的八本紀錄，就够要筆者的命。

談着談着，不知怎地都睡着了，筆者睡得真甜，而且做了一個美麗的夢，夢見自己回到故鄉——蘇州，又夢到自己到了重慶，又夢到在一個大會席上報告北方情形，慷慨激昂，領導着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蔣主席萬歲，不知怎地在這個時候好像有人堵着筆者的嘴似的，筆者一急，睜眼一看，原來是個夢，而且真有人堵着筆者的嘴，原來是何先生一條胳膊在睡熟裏壓到筆者的嘴邊，筆者當時出了一身冷汗，恐怕夢裏喊的口號喊出聲來，被外邊的看守憲兵聽見，忙着坐起來，聳搖擱外一驚，並沒有動靜，但聽得連着五間的監牢裏，所發出混舍的與聲，不由得想到現在的家裏母子三人，是不是也在磨磨大作？不能，人情上決不可能，她們一定是在飲泣，一定是母子相依的泣着，而且，筆者的老婆正患胃病，如果，因為變起倉猝，病勢加重不幸而死的話，那末筆者的家算是完完大吉，這時筆者背上的汗漉漉而下，心房跳盪很厲害，後來又一想，想到筆者在兩年以前，曾經很委頓地告訴老婆說過：

我要是萬一出了事的話，記住三件事：（一）不要着急，不可託人疏通，不要化冤枉錢。（二）變賣無用什物，買一些糧食，對付生活，（三）男孩子立時停止上學，求人找買賣

店學生意，女孩子也叫她在家幫着你做手工，苟延殘喘而已。

想到這兒，心神安穩得多，以爲這幾句話，無異遺囑，老婆當然還記得，也當然會忠實履行，那末，身在囹圄之中的筆者，大可無後顧之憂了！於是鑽進毛毯裏去重溫舊夢，直到看守憲兵按監叫起才醒。

十一 過第一堂

第二天雖然是晴天，可是由於監牢裏「暗無天日」，誰都覺得冷颼颼，不過先進的楊將軍和朱先生因爲都是春天進的監，都帶着厚衣服，所以禦寒不成問題，其餘的都有些牙齒打架，按獄規，叫起以後，便得和昨天一樣，並肩着盤坐聽候點名，點名點到筆者的時候，筆者特別提高嗓門，答應一個有字，這不是筆者對憲兵表示「馴服」，而是暗示給W君聽的，意思是對他說：「你在幾號監？你的號頭多少？你要是聰敏的話，點到你的號頭時，也提高喊一下，這就算彼此搭了話，也可說彼此都說了一聲「早安」，果然，憲兵點到四號監房的「三十一號」，W君答應得比筆者還清而脆，筆者高興極了，一脈相通，畢竟是不平凡的。

先進楊將軍告訴筆者說：「您今天恐怕就得過堂，您得準備挨打，準備過電，準備喝凉水，準備洗澡，準備夾棍，準備三上吊，準備受一切意想不到的刑罰，同時更得準備這羣」

王八羔子」給一個人情所無的客氣，前者是威逼，後者是哄騙，這一套把戲，我是過來人，任他們千方百計，總得有一定之軌。推翻搜去的證據是第一，如果推翻不開，就承認是自己一個人幹的，他們假定問您和誰要好，您就說凡是中國人都和自己要好。記住。」朱先生也說：「您來個軟硬不吃，充其量，皮肉受些苦，可以教他們少報些功，要知道，多一積功勞，便是我們中國人多倒一積德。」

並坐一起三十多位的難友，其中有的是大學生，中學生，以及教員，據各人的互相自白，有的是剛從後方到的，也有的是自己還莫明其妙的，更有幾位坦白自認是國民黨，這許多同窗難友有一位姓于的，年紀剛十九歲，是中學生，和筆者大孩子相仿，不由得發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長對幼」之愛，特地把他讓過來並肩坐着，不時撫摸他的頭髮，不時問他的家庭情況，他是一個天真的少年，對於被捕並不覺得恐怖，好像到外洋留學一樣，認為進敵人意兵隊裏住幾天，可以增加閱歷，筆者問他到底知道爲什麼被捕而來的？他說：「大約一個月以前，因爲到一位老師宿舍裏去問功課，這位老師在日記簿上寫上一條：『今日來談話者有于某某』。於是這位老師被捕，我也跟着來走一遭，我還告訴您，我們學校的校長也一同捕來了，沒有法子，誰教我們政府不管我們呢！」筆者聽着，不勝感慨系之。

約領九點鐘光景，剛要午飯，外邊看守憲兵走到一號監房開牢門，把腦袋瓜子望裏一鑽，敲三十四號，楊將軍在筆者背後一推，原是叫筆者過堂，筆者忙着站起，提着褲子，鑽了

出去，迫而就隨見頭天問筆者是否認識他的一個傢伙在站著，臉上堆滿一層冰霜，冷酷得教人從心裏發涼，筆者栽著鞋，跟著他出去，走到對面一間房裏，屋的正中，放着一張白木桌子，上首已經坐着一個人，別問，準是同官，左邊也坐著個人，大概是翻譯。這個翻譯的長相，可以「以頭題目」四個字來形容，心說，單憑這個人，休想討便宜，再見桌上，筆者的八本紀錄，穩如泰山的放著，上面坐的人手裏，還拿着一厚摺類乎講義本，他瞥見筆者進屋，隨着翻譯筆者說了一串日本話，可是翻譯沒有翻，筆者不懂，忙著解說：「我不懂得日本話，你說什麼？」翻譯在這時候開口了。翻成日本話給坐在上面的問官聽，問官一樂，又說了一串日本話，翻譯翻著臉告訴筆者：

「你是問話，故意裝作不懂日本話，提防著。先坐下。」

翻譯指著下首一個座位教筆者坐下，這時到監裏請筆者出來的那個傢伙，不知從什麼地方捧來一套文房四寶，放在案上，拿一張白紙，擡在筆者的面前，然後他在右邊的座位上坐著，筆者一瞧，挺合格局，也不容撥風，案上如果有一付麻將牌，先來八圈，未嘗不可，心裏如此忖度著，臉上不由得泛起一層笑容，因為筆者和K，Y，W君每次有工作的時候，掩著遮掩負監視責的「漢奸走狗」們的耳目，常以通宵打牌為烟幕。其實，打到夜裏兩三點以後，我們做什麼，漢奸走狗們這時早在醉生夢死，從那裏顧得到，所以筆者此時縱然身在多口，但是不計得不迴憶到過去的得意處，當然要從內心裏泛出笑容，這是人常，並不是矯

枉過正，也不是假裝臨危不亂。

十二 滑稽的第一審

坐在上面的開官，臉上透出一副煞氣，四個人坐定以後，他只是翻着棒在手裏拿的兩本類乎講義的冊子，筆者偷瞟一眼封皮，上面赫然寫着「丁·M三領大字」，了不得，筆者居然在敵黨圈子裏能够資格獨立一份「戶頭」，真够光榮至極！這位開官翻着够了，便教筆者用毛筆在白紙上寫出下列許多字：

(一) 簽自己的名字。

(二) 奠。

(三) 張君回鄉，川資無着，由弟勉湊成行。

(四) 健門。

此外又教寫了許多地名，筆者一壁寫，心裏裏一壁真是跳盪得很凶，因為「奠」字是事變以後的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王若僖先生的台甫，確切記得有一次曾經從郵政局寄給他一封信，申述處境，希望能替想一個辦法，能够離開這塊是非地，但是沒有接到回信；至於什麼張君回鄉這套詞兒，筆者真記不清楚是那位張君，健門兩字，是筆者給認為有志朋友寫信時候習用的一句有含義的成語，照這樣看來，筆者的墨寶，落在他們手裏一定不在少數，沒有

法子，硬着頭皮等雷，再一瞧那八本紀錄，更是難過到萬分，真有心想抱着這八本東西痛哭一番，然而，當陣環境，筆者絲毫沒有這個自出的，不但是沒有自由，而且還得鎮靜沉默，不要露出聲張，且聽這個問官問的什麼話。

「你知道你是什麼身份的人？」問官問。

「我明白，我是俘虜，從蘆溝橋事變後二十五天就給你們俘虜住，直到現在，你說是不是？」筆者帶着俏皮似的答覆。

「你知道你犯的什麼罪？給我們檢舉到這兒來，應該受什麼刑？」問官問。

「俘虜身份的人。犯什麼罪，處什麼刑，根本無從考慮。」筆者不亢不卑的答覆。

「我先告訴你，南新報荷土境廟前邊的暗殺案，是你的主謀，我們已經調查明白，有什麼話說？」問官說。

「對不起，我絕不能掠人之美，更不敢貪天之功，同時也真不願意你問案問出範圍以外的話，請自珍。」筆者用调侃的口吻向問官提出抗議。

「八嘎（後國的國罵），你有什麼反證可以證明這檔暗殺案不是你的主謀？」問官問得真像惡有惡報。

「那末，我國要請教前次憲兵隊所發表的啟案經過，敢情完全是假的，是不是？」筆者答覆的聲音，不由得提高了一些。

這位問官顯然受窘，翻譯也聳筆者翻白眼，問官和翻譯，木約而同從皮帶上解下手槍，望鼻上一放，隨這神氣，大有急不如快，要打發筆者回老家意思，既來之，則安之，倒要實地體驗被打發回老家畢竟是什麼滋味？

問官詰問了又問：「你為什麼辭掉×××報的新職務？」

「我不够資格是第一個理由，我不會說日本話是第二個理由，我不懂得逢人鞠躬二十度的躬是第三個理由，還有我根本不願意繼續過俘虜生活，是最大的理由。」筆者拚却一死說了這麼一大串。

「你有多少財產？」問官問得真够神出鬼沒，好像下詭棋一般。

「慚愧得很，問我財產是什麼意思？可惜，你白問了，直到今天，幾年來爲着半家的半飽，以及兒女學教育費，鬧得債台高築，無法下台，你如果能够今天立刻把我處死，我可以謝謝你，借這個題目報債，我欠誰的債，有名姓有字據，不妨開單，你如果調查我真有財產，存款好，囤貨也好，房產更好，真名好，假名也好，就請你根據調查分別查封，不必問我。」我答覆得挺乾脆。

「奇怪！你居然會沒有發財？」問官很覺得滑稽。

筆者在這時候的氣憤，真有些按捺不住，沉思一回，反正是那麼回事，索性痛快地發洩一下，主意打定，理直氣壯的發着這個問官說：

「你如果把我們中國人，都合你們理想的，不知羞恥的，只懂得現實的，甘心願意做亡國奴的，小而至於賣身求榮的，不顧一切借着你們的勢力來升官發財的中國人的話，那就錯了！事實勝於雄辯，我就不是你們理想中的中國人，我更相信合你們理想的中國人，是有限而又極有限的，這是我對你們提出一個忠告。」

問官大概不太懂中國話的關係，臉上沒有激變的表情，可是這位辯護有些沉不住氣，瞪着眼睛瞞着筆者，待筆者說完了這一串話，他也不辯，站起來走到筆者身後，便是左右開弓，直打得筆者兩隻耳朵裏嗡嗡得什麼也聽不見，問官也站了起來，嘴裏不知說什麼，走到筆者跟前要剝筆者的衣服，筆者心想，大概要請洗澡，幹，生而爲人，生而爲淪陷區的中國人，不管管敵人的滋味，如何對得起自己是中國人？

說也邪門，外衣剛剝下，問官不知怎地會心血來潮，住手不剝了，教辯護把筆者送回監房，辯護好似心頭火還不會出，在筆者鑽進監裏的一刹那，筆着筆者屁股就是一腳，筆者不會提防這一着，當時來個狗吃屎，不會踢掉大門牙，還不認便宜？後來難友們告訴筆者，這個辯護踢你一腳的時候，陰裏還罵着：

「回頭教你再看顏色。」

難友們輕輕的問明白這第一堂情形，都發筆者伸大姆指，然而，筆者在那時候感覺到這第一堂未免滑稽，白費幾個鐘頭，沒問本題，這大概是個鬧劇，一點比一翻重頭，直到大廳

戲出場際候，筆者該掛紅了，正在付度當兒，那位姓于的小難友，給筆者要來一碗飯，笑着說：

「先把肚子吃飽，有話回頭再說。」

十三 隔牆聽「洗澡」

當筆者捧起碗來，吃進第二頓飯的時候，不自得一股辛酸湧上心頭，因為由於總覺出在冷硬的敵意監牢裏，得到「屈從之愛」的溫暖，不能不聯想到家裏事，但是這般聯想，在敵意圈子裏實在是在是幻想，而且這個幻想，當時就被鐵鏢般的東西來擊碎。

一號監房外塔，正是特造「洗澡房」，楊將軍朱先生在筆者頭天剛鑽進這間監房的時候，大概地已經把這鄰近的洗澡房設備告訴了一遍，一隻水箱頭裏，有個自來水龍頭，預備請人洗澡時候，可以隨時添水，但是沒有熱水龍頭，還在喜歡沖冷水澡的人，或許正合脾胃，然而洗法不同，剝光了衣服，赤精條條的任人擺佈，先把兩隻腳縛在一起，然後再把兩隻手反縛在後面，最後由正副兩位「東道主」——問官和翻譯，一齊動手，提手提腳的望水箱裏面先泡一兩分鐘，泡得這位被洗的人，不是喝了一肚子凉水，便是把氣管得兩隻眼珠幾乎要奪出眼眶子，至於週身被凉水激得神經失了統制，還在其次，據楊將軍朱先生異口同聲的說：

「任是在海濱洗滌海水浴的人，任是懂得水性的人，任是在游泳界名列冠軍的人，一進這個水箱可以說是日本船！」「滴完」（完諸音丸），這是這羣王八羔子僞供的另一手段，要不是有決却一死的決心，這擠子澡，就洗不起，總得準備咬牙挺着。

筆者這飯還沒吃完，還正在幻想家裏專的時候，窗外洗澡房的水龍頭驕地發出放水的聲音，筆者不由得心裏一驚，也可以說全體難友同樣一驚，都直着耳朵嚴密注聽放水以後的動靜，緊接着，聽得有個人好像從一間間茶屋裏被推了出來，另一個人發着很沉濁的聲音說：

「別戰話，走！」

「我說的都是實話。」當然，這是被推出來將要洗澡的一位所說的話。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緊接着就聽見「撲通」一聲，緊接着就聽見水裏冒泡的聲音，好久又好久，從水箱裏發出尖銳的慘叫：

「我的媽啊！救命啊！」

筆者手裏的飯碗於是鬆了手，頭髮根都豎了起來，心跳得幾乎竄出嗓子眼，兩隻手來回摩擦着，恨不得在這時從房頂上掉下一支手槍，趕出去聳着施刑僞供王八羔子開一槍，才洩胸頭之憤，然而，不可能，只得隔牆聽着，聽得等於坐視不救的聽着。

「這是誰？好像是老先生。」小雜友于先生壓得臉上有些發白，湊到楊將軍跟前說：「

這好像是老先生的聲音，總說是不是？」

筆者在這時候，才發覺同窗難友中，確乎少了一位老先生，那沒有錯，準是老先生，再聽洗澡房的聲音，聽得有人在勸着說：

「你這是圖什麼？把實話說了，你何致於吃這苦，何況，說了實話，你有好處，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我無話可說，你們打算教我說什麼，你們就算我說什麼還不行嗎？」

緊跟着又是撲通一聲，緊跟着是胃水泡的聲音，緊跟聽到因為掙扎原因所發出水箱裏的激動水聲，約換三分鐘光景，發出第二聲慘叫：

「我的媽啊！救命啊！」

這時一號監房裏許多難友們，臉上都透出蒼白顏色，小難友于先生幾乎要哭出來。筆者自問這一關勢在難逃，只好等着，可是不忍坐視這位小難友受到這般有生以來所未有的精神摧殘，於是教他倚坐在筆者旁邊，撫摸着他的頭髮，輕輕的安撫着說：

「你別害怕，我已經給你向上帝祈禱，保佑你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你別害怕！」

老先生這盪澡，洗得時間真不小，約摸有半個鐘頭光景，王八羔子或許覺得自己幫着洗有些吃力的緣故，便放了手，把老先生由水箱裏撿了出來，望地下一扔，單憑這一扔，王八羔子的殘忍，就够廢其皮食其肉，可憐，但聽得老先生發出慘叫，緊接着一陣嘔吐，嘔吐以

後，沒有聲息，大家都擔着心，以爲老先生準是死了過去。

隔了又好久，老先生披着衣服，搥着髻子，發着頭髮，一跛一跛的被送進監來，鑽進牢門，已是支持不住，撲倒地下，難友們這時都顧不得犯獄規，一齊起來救護，把老先生抬到靠牆，讓他平穩躺下，把他衣服扣好，楊將軍把自己的大衣給他蓋上，筆者向看守憲兵說好說歹。要來一碗熱水，給老先生溫肚，忙了一陣，老先生才喘過氣來，無言的，從眼角裏掉下兩顆熱淚。

十四 第二堂過電

「T，T，M」那個鼠頭廢目的的，在監房外教看守憲兵開門捉筆者過堂。

筆者把牙齒咬得很緊，把剛才所聽的隔牆洗澡聲，和所看見老先生過堂回來的狼狽情形，一併擺在一邊，認爲在「活地獄裏」既不能妄想僥倖，自己更得有殘害自己的決心，只要不怕死，那兒都敢去，那個滿語剛才不是說回頭教我再看顏色嗎？粥末，無疑義的這一堂一定有很鮮艷的顏色可看。

走進同案屋子，問官已是端坐等候着，桌上除掉上午一堂東西照舊的擺在末動外，多出一隻小木盒，上邊繞着電線，如同醫院裏的烤電機一樣，心說，這或者就是過電的刑具，好，先嘗過電的滋味，也不錯。

問官待筆者坐定以後，開口先問：

「這八本資料，你是奉誰的命令搜集的？」

「我是爲着打算將來編一部書，所以搜集這些資料預備着。」筆者這個答案，在奉天君命的時候，便假想定規的，沒料到真用着了。

「嘿！到這個地方，還不說實話，不教你吃苦，諒也不說。」問官還沒有把話翻完，站起來把筆者兩隻手的大姆指，都繞了根電線，問官一壁臉上作着驚駭笑，一壁把小木盒上的電紐，像對收音機電波似的轉了轉，筆者起先僅覺得週身發熱，倒還不太難受，然而時間一久，神經統制，便失了效用，第一覺得腦門子上冒熱氣，很像在上海洗蒸氣浴，第二覺得襖襦裏濕殷殷，第三覺得心臟像時鐘下擺一樣，來回晃盪，問官大概看出筆者快有些架不住的神氣，便把電紐關上，筆者這時如同下了飛機一般，心神爲之一定，但是，發覺自己出了一身透汗，從頭到下，濕淋淋的如同圍從澡池子裏出來，更發覺下身還撒了一泡尿，因爲兩隻彈腳管裏還在滴滴流着，座位地下，汪了一片，在筆者充分領會到過電的一剎那功夫，受到的罪是這般狼狽，頭部不自得發暈，心房不由得加速跳盪，同時嗓子裏像要噴出火來一般，乾得發疼。

「T，T，M，快說實話，第一次過電，沒有開足，你明白嗎？如果再調皮，可別怪與大大的不客氣了。」問官這般狡猾地說。

筆者這時候，不知怎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週身倦懶得像堆泥，這個王八羔子既在僵問着，筆者又不能不答腔，便斷斷續續地說：

「完全自用。」

他媽的，翻譯不但會把筆著這句話譯給問官聽，他却猛古丁又把電紐擰開，來勢真不小，筆者猝不及防，當時便由椅上摔倒地下，不僅電線被扯斷，這小木盒幾乎也跟着掉下桌子。問官和翻譯瞧着筆者倒在地下，不但不來扶拉，却安之若素的各人燃紙烟吸着，嘴裏還歇咕着，筆者樂得先騎着歇一回，剛覺得渾身筋絡舒坦一些，問官說：

「起來。」

起來兩個字說得容易，過了電的人由地下爬起來，可真費事，手脚全不聽從支配，等到椅子上坐定，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快脫實話，過電已不好受，還有更不好受的在後頭哩！快說！」翻譯越俎代庖的威嚇筆者。

「沒關係，我要說半個『餽』字，不是中國人。」筆者瞪着眼發勁辯那麼說。

「好！不讓你統統的管新玩藝，你是不甘心的。」問官聽翻譯翻完筆者的話以後，顯然動了肝火，決心請筆者「週遊地獄」，說了這幾句話便走到屋門口，噉了幾聲，「回兒，來了一個雄糾糾的便衣憲兵，在筆者身後邊一站，用一隻腳踩齋椅腿。」

筆者把心一橫，閉着眼睛，咬着牙關，等這羣王八羔子滾落。

十五

翻譯幫着誘供

筆者正在關眼睛喃念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在咬牙準備趕快地週遊地獄一番的時候，有人進屋叫問官出去，這時翻譯透着越發顯得老大不小，點火吸紙烟，架子擺得很足，站在筆者身後的憲兵，也臨時告假，蹣跚到窗台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和翻譯聊天，說的什麼，筆者不擅，但是揣度這兩個王八羔子的神氣，憲兵好像向翻譯打聽筆者所犯的案情。

問官這一去，真不錯，功夫不算小，經過半個鐘頭光景，還不見蹤影。翻譯開口了。問筆者：

「T, T, M, 你知道你這回能活得了嗎？」

「活不了。」筆者回答了這麼一句。

「想活嗎？」翻譯又問。

筆者心說，給憲兵隊當翻譯的權威，就在這個時顯得出來，何妨逗逗他，假乞憐似的問「你能給我想辦法嗎？」

「別的辦法沒有，你供的話說得敢一些，承認一切錯誤，懺悔過去的一切，把和你有關的統統發出來，那末，你縱然有死罪，也可以免問，不但可以免問，你還可以想做什麼

官有什麼官，你得明白些，你這幾年功夫，犯的罪可真不少，這兒都有報告，你沒聽見這一厚本嗎？」翻譯一壁說着。一壁拿起所謂「T，T，M」獨立戶頭的一本厚冊子，教筆者自己翻着瞧。

筆者本意很求之不得把這本東西瞧上一眼，看看是那位「好朋友」把筆者送的禮，然而一切還得慎重，不瞞也罷，所以筆者既不會翻看這本冊子，又沒有搭翻譯的腔。

「你這傢伙，不懂人話，我是可憐你，你家裏有太太，有孩子，你如果這下子真的「殺頭」（敵憲把殺頭兩字來代稱一切死刑），豈不是害了你的太太孩子們嗎？」翻譯話說得透着入理，自以為很能打動筆者的心。

「請教翻譯先生，貴姓？」筆者故意的問。

「姓杜。」翻譯說。

「那末，你也是中國人啊？」筆者接着問。

「不，我是台灣人。」妙極！這個王八羔子既不認是中國人，又沒說明是日本人，而單獨稱為台灣人，筆者苦笑了一下，沒說什麼。

「你倒是說話啊！趁前問官沒回來，咱們把話說通了，我可以幫幫你的忙。」翻譯有些不安了，逼着筆者說出他所希望聽的話。

「很對不起，我是中國人，要教我說真話，你錯非現在立時立刻變成中國人。」筆者一

壁說着，一壁發出一陣冷笑。

「我是中國人啊！台灣是個地名，你還不懂得嗎？」翻譯居然把剛才說的「我是台灣人」上面的一個「不」字，自動取消了。

「好！你既是中國人，我就對你說中國人應該說的中國話。我是中國人，六年前，黃溝橋事變當時，我爲着老婆病，孩子們都不滿十歲，爲着不能不對家裏的病妻稚子負責任，所以慢走了一步，沒想到就被「好朋友」看住了，老實告訴你，六年來我借題出過幾趟門，一越走到徐州，被人跟住不放鬆，一越到了商丘被截住不得過河，最後一越我在南京中央飯店正接頭從蕪湖出走，却被一個姓馮的來破壞，限我第二天離開南京，並且派人把我送過蚌埠，我這回被捕，明白得很，我是預定要走的第四趟，給你們發覺了，只能算是命該如此。我這篇話，因爲你還承認你是中國人，所以一字不瞞的告訴你，要說的話，就是這些，沒有別的可說。」筆者在這時候，把剛才過電的事忘得乾乾淨淨，身上有什麼痛苦，也忘得乾乾淨淨，而且反覺得週身的血液在沸騰着。

翻譯點點頭，笑迷迷的讓筆者吸一枝三炮台香烟，更教那個憲兵倒了一碗茶，香烟我所欲也，茶亦我所欲也，二者兼得，難得之至！翻譯便在筆者吸烟喝茶的當兒，走了出去，不多一回，問官和翻譯都回來了，剛剛坐好，問官教憲兵剝筆者衣服，這個憲兵當然手到擒來，不用費事，筆者便赤着背候教。問官好笑的問：

「你願意洗澡？還是喝水？」

「洗個澡，喝回水，我都不怕。」筆者咬着牙說。

「很好！你竟跟他——指憲兵——去洗澡。」同官一壁說着，一壁對憲兵說了一串日本話，筆者剛要站起跟着走，同官教筆者把衣服自己帶着，憲兵在前邊走，筆者後面跟，誰知不會帶進洗澡房，却帶到監房裏，筆者便胡里胡塗鑽進一號監房。

十六 水是怎樣喝的？

第二堂過的時間比第一堂來得久，難友們看見筆者狼狽而歸，知道已是吃着苦子，筆者進了監房，實在疲倦得不能支持，我個空地方一坐，先休息一下，先進朱先生示意筆者快把衣服穿上，筆者才醒悟還光着背，然而，兩隻胳膊好像已非筆者所有，動抬不得，幸虧緊坐筆者旁邊一位難友幫忙，才對付穿上。躺在地下正在休息的老先生很關心筆者的情形，衝筆者喊着很多手勢，但是筆者實在沒有心緒作答，第一週身不知怎地在抽搐，第二心房裏跳得很厲害，第三兩隻大姆指不僅腫脹，而且如同蠶豆一樣，起了一團水泡，疼裏帶癢，癢裏帶疼，再加着頭暈眼花，從那裏顧得及向難友們報告過堂情形？

筆者正想躺下去歇一回的時候，牢門又響了，敢情是叫筆者過第三堂，這時候的筆者，不知怎地膽怯起來了，第二堂是過電，已是狼狽得成這份樣兒，第三堂如果仍是過電，能

招架得住，已是疑問，何況萬一讓筆者換換口味，恐怕這條小命，就此宣告結束也是說不定的，然而，既來叫過堂，就得跟着走，可憐，這兩條腿已非我有，切切記得，筆者是等於爬

到問案屋去的，要不是問官叫翻譯拉筆者一把，簡直就得席地受審。

這兩個王八羔子對於筆者受電刑的狼狽，毫不理會，待筆者坐定以後，問官用鉛筆在白紙上寫出「王鴻」兩個字，然後問筆者：

「你認識這個人不？」

筆者的答覆是「不認識」。本來，筆者真不認識。

問官又寫了「王莫青」三個字，問和這個人是朋友不是？筆者說了一句虧心話：「我也不認識」。

說也真怪，問官對筆者所說的不認識，並不追問，一連寫出很多的名字，簡短截說，大概寫了三十多個，連K君，Y君都在其內，筆者來一個全不認帳——全不認識，最後寫一個W君，問認識不認識？筆者心說這簡直成心開玩笑，W君和筆者同天被捕，筆者如何認帳不認，當然只好說認識。

問官對筆者呲牙一樂，樂得筆者兩隻耳朵嗡嗡的一下，心驚得更厲害起來，問官這時並不說話，走到筆者眼前，用他的手探到筆者的胸前，使勁一摺，意思是試探筆者是不是心虛？如果心虛，一定心跳，其實，凡是被捕進敵憲團子裏的人，能有幾個不心跳？何況筆者剛受

過電刑，要心不加刑，其何可得？如果敵黨單憑測驗心既來株求「罪行」的話，那末，毋怪六年來枉死城中有鬼滿之患了。

問官撥了一把胸脯以後，走回原坐，問筆者：

「這許多名字，你就認識一個人，你想，你就能逃避我們六年來調查所得的事實嗎？」

翻譯把話譯完，站起來，囑令筆者自動把上下衣服脫下，問官也站起來，和翻譯一邊一個，把一絲不掛的筆者架進一間「洗鹽房」，裏面別無陳設，只有一張長檯，教筆者仰面躺在檯上，翻譯用一條麻繩把筆者兩條腿，緊緊的和椅子縛在一起，然後倒斜起來，問官提了一把水壺，從自來水龍頭灌了一壺水，翻譯在洗臉池裏取來一個圓木球，教筆者張開牙關，把木球望筆者嘴裏一塞，然後用一塊毛巾透成一小塊，把筆者的嘴蓋上，諸事齊備，問官開口了：

「你現在就要開始喝涼水，我給你一個機會，如果答應一切都說實話，可以免去這個罪，不然的話，可別怪我們不容氣。」筆者在那個時候，因為圓木球塞在嘴裏，上下牙齒張得發酸，同時更爲神經關係，牽到頭部發疼，筆者很想答覆一句所說的都是實話，然而嘴部如此的「塞」而又「堵」，何從說起？不得已把頭點了一點，表示同意。問官又說：

「那麼八本資料，你是給誰預備的？快說。」

筆者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依舊表示「自用」。這下不當緊，一壺涼水就從筆者的嘴部

灌跪下來，身體打一個冷戰，是小事，凉水從毛巾裏流到褲裏，簡直無法抗拒，同時水又鑽進鼻孔裏，更是毫無阻擋，一呼一吸之間，覺得筆者等於沉進河底一樣，兩隻手來回亂動，很想把毛巾和木球統統的拿了下來，然而，不可能，翻譯已是把筆者兩隻手緊握在一起，動轉不得，不知怎樣掙扎一個相當時間，什麼也不知道了。

「說實話，留心第二鹽。」翻譯在這樣賊着，筆者睜眼一看，問官正在灌第二鹽水，心想，第一鹽算是喝完了，來吧！既是喝了第一鹽，兩鹽，三鹽乃至十鹽，也不過如此，如此灌死，也痛快，省得受罪。主意想定，沒有作聲。

想不到，在如法泡製灌第二鹽的時候，筆者知道自己的兩隻手被翻譯反縛在椅子後面了，這或許是他的貪懶處，可真沒想到灌水的同時，翻譯却用木板揆着問官一盤滾水，一盤問話時候，如同演奏音樂一樣，在筆者兩膝之間拚命的敲打，可憐，筆者原是橫了心受這個喝水刑的，所以什麼氣也不出，但是，這兩條腿真受不了，於是祇好從嗓子迸出慘叫來表示痛苦，第二鹽喝光了，翻譯也住手了。問官還催着問：

「你說實話吧！W現在這兒，他已經完全說了實話了，你何必討吃這個冤枉苦呢？」筆者這個時候，好像已經昏迷，想睜開眼睛看看W君是不是真在旁邊，然而，事實不可能，兩隻眼睛好像有什麼東西遮住一樣，簡短說，又被灌了幾鹽，兩條腿又挨了不計其數的敲打，終於沒被問出什麼，而肯住手，椅子也放平了，翻譯也給筆者解去繩子了，毛巾木球也取

了下來，間官在這時候，突然跨騎筆者身上，使勁一壓，這下真與筆者的命，喝進肚子的水，立時從口裏像水龍似的噴了出來，筆者深深體諒出五臟六腑幾乎全搬了家，不由得在一聲慘叫以後，便人事不知。

十七 犯人也有「漢奸」

等到回籠過來，身體已是躺在監房裏，怎樣進去？自己根本不知道，據難友們告訴筆者說，是兩個憲兵連揪帶扯送回來的，身上衣服，還是難友們給筆者對付穿上的，這時的筆者大概已非復人形，兩個大姆指不攢腫，而且被電燙所起的水泡都脫了皮，兩個膝蓋，因為翻譯當作戲台上鑼鼓來敲，都腫得像害關節炎一樣的痛澈心骨，在受灌水刑的時候，因為神經緊張，祇願掙扎，還不覺得太難受，可是躺在地下一休息，這份人罪，真够筆者消受的，皮肉上的創傷，就够進醫院療治的資格，何況身體內部受傷也不輕，單憑呼吸時的殷殷作痛，可以證明肺葉裏灌進的水，決不在少。再加着灌飽水的肚子，經問官的屁股使勁一壓，水從喉裏穿出，更可相信五臟六腑都有被強迫搬家的可能，心想家裏縱然沒有隔宿糧，我的老婆必然要傾家所有把筆者送進醫院三等病床上去，然而，當時的事實，並不如此，躺的地方是敵憲監獄，而且還得準備繼續領受想像中的刑罰，茫茫苦海，是不是必須一直受到一瞑不視為止呢？左思右想，身為俘虜的人，身為和亡國奴同一等號的人，爲着要在良心上做一些

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却落得求死如此之難的地步，幸運的身在後方的老朋友們，能體會得到這種滋味嗎？那末筆者當時所受的罪，簡直沒有人能知道的了！繼而一想，至少同窗難友都看見了，至少兩次被捕的K君是過來人，一定能體會得到的。想到這裡覺得舒了一口氣。

可惡的看守憲兵對於受刑的人，是絲毫沒有同情心的，時常的走到監房門口望裏瞧，瞧見躺着休息的人，便呵斥起來坐着，先進朱先生懂得日本話，爲着同窗義氣，不彈詞絮的隨時躺着休息的難友解釋和請求，筆者真不過意，幾次三番想掙扎坐起來，都被鄰坐的難友們攔住，理由是受傷的人躺着休息，獄規上許可的，看守憲兵如此濫行職權，是可以向閩官陳訴的，筆者苦笑了一下，沒有言語，因爲得在敵憲圈子裏爭這些「享受」，是可憐而又可憐的，所以筆者終於掙扎起來，靠着而坐，一面把衣服整理一下，一面瞧瞧許多難友，敢請許多難友之中躺着有很多位，才知道同天吃着苦頭的，不只筆者一個人。

胡里胡塗，到了開晚飯時候，一盞高粱米稀飯，一片鹹菜，湊在一起，確實比混合麪窩頭來得入味，筆者或許是腸胃久已無油，再加着當天冷水洗腸的關係，區區一盞高粱米稀飯吃到肚裏，簡直不知吃在那裏，乾脆的說，饑腸轆轤，還在叫餓，然而，一人只有一碗，沒有外添，小難友于先生看出筆者的「餓相」，很慷慨的拿給三分之一，聊勝於無，算是把晚飯對付過去，在那時候，天已黑了，大家認爲至少在十二小時以內不會再過堂了，心緒都覺得平靜一些，精神也比較舒暢不少，所以又彼此的互相交頭接耳，詢問過堂的情形。筆者便

把一連過三堂的經過，低低的說了一遍，難友們對於筆者的勇敢，對着和尙罵賊禿的一點，都認爲不僅保持人格，而且保持了國格，其中有一位難友對於筆者所「犯」的案情，問的話特別多，筆者不知怎地會覺得與法之中要保持冷靜，所以話鋒一轉，答復得很簡單，不會深說，同時也真不敢深說，這位難友當時很有些不高興，筆者也顧不得，不多一回，照例點名，筆者與番的擾高嗓門敲了一聲有，希望四號的W君回報一聲，算是互報晚安，結果吃了一驚，W君回報的聲音很低，筆者當時真恨不得長出翅膀飛到四號去看個究竟。W君當然也過了堂，以己度人，他當然也受了刑，以他的身子骨，當然受不住，既然受不住，傷勢一定比筆者來得重，萬一有個好歹，筆者在道義上應該負責任的。

這時筆者內心痛苦，不是筆墨所能形容，人家都在安睡睡覺，筆者還兀坐不動，要不是小難友于先生湊到耳朵旁邊叫睡，簡直不知道看守憲兵已經傳令睡覺，簡短的說，真睡不著，睡在旁邊的先進楊將軍到夜深人靜的時候，輕輕的對筆者說：

「咱們這兒也有「漢奸」，提防冒充犯人委口供。」

筆者震了一震，緊接着問：

「誰是漢奸？」

「剛才直向總打聽案情的人，就很可疑。」

「怎麼？漢奸還進這兒活動嗎？」

「這還不是現成的，王八羔子隨便派一個人進來冒充犯人，還能分辨得出來誰是誰嗎？記住，說話留神，不妨罵街，歡話少說」。

筆者恍然大悟，剛才那一位敢情問得那麼囁嚅，還好，筆者第六感還發達，要不然，上當便不輕。楊將軍這番提醒，給筆者的幫助實在不小，把剛才因為W君答應聲音很低，所引起的思潮，也就打斷了，胡里胡塗便呼呼入睡了。

十八 第三 天

一覺醒來，是筆者被捕入獄的第三天，想起頭天連過三堂的經過，再撫摸自己身體上這許多傷痕，不由得煩燥起來，以為如此的折磨，到那一天算是盡頭？敵人如果在筆者身上報不了功，必然不肯死心，他們不死心，筆者自然也休想消停，那麼，筆者就得再接再厲的來準備接受折磨，唉！這個折磨，假設能够使筆者痛快一死，不但可以算是求仁得仁，而且可以來一個一了百了，反是，弄個半死不活的放筆者出去，這如何是好？老婆孩子們的半飽生活必要的教育，由誰負擔？想想起來，好不焦愁人也！

一見又是到了開飯的時候，照例的一人一碗，吃完以後，筆者以為該聽傳過堂了，不由得意想大概今天得表演洗澡節目，下意識的湊近老先生旁邊，請教洗澡滋味，老先生顯然是神經受到刺激不小，聽到洗澡，面色分外透出憂鬱，小蘇友于先生到鼓勵筆者別害怕，沉到

水底時候，給他來一個停止呼吸，先進朱先生也說，停止呼吸是有效的維持方法，無論如何，可以比較少喝一些水，先進楊將軍拍拍筆者肩膀輕輕的說：「您如果能挺住六七堂，以後就好辦，這時別用怕，來什麼，最好身上留些紀念，這個紀念比國家頒給勳章還來得光榮，小兄弟，挺起腰背來，別顧慮，象我活了一把年紀的人，也不怕他們這羣王八羔子，您就膽怯了嗎？」

楊將軍所認爲「可畏」的難友，在這時候也湊熱鬧的開口：

「到了這兒，本來沒有理可講，挺劑，原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本色，不過得有個分寸，自己的事應該挺，如果這裏面有人合作，誰是主人主怒，那就另說，換了我，我就犯不上吃這個冤枉苦，像您昨天的三道，這够受的，您現在覺得不好受嗎？這兒有的是藥，可以向他們要，不要也白不要。」

這一席話，全羣子的難友聽着都覺得「話不投機」，楊將軍笑迷迷的沒說什麼，朱先生板着面孔透着很生氣，小難友于先生沒有則聲，輔大何先生從鼻孔裏出了一口大氣，老先生關着眼沒有表情，筆者却沒聲，因爲他是譯筆者說的話，搭腔不便，不理他也不合適，無可奈何的說了一句：

「生爲中國人，受日本測是天經地義的事，想您老兄既然進這兒來，當然也得嘗嘗，說真個的已經嘗過沒有？」

這個傢伙聽筆者所說的是文不對題，或許心裏有數，沒有往下說。一回兒四號牢門開了，緊跟着W君從牢門裏出來，筆者在欄窗縫隙見他的臉色很難看，跟着傳過堂的翻譯走出去，心說，他這堂怎麼過法，當然沒有法子去衛護，也不敢想，但是，過完了他，準是筆者接着過，但是，很願意他過堂時間短，因為時間一短，便可證明他沒受罪。筆者正在這般的忖度着，W君居然被送了回來，筆者的心覺得一鬆，然而，鬆的時間太快太短促，緊接着又不安起來，狐疑着W君不準是過堂，過堂決不能那麼快。

那個「可疑」的難友不知怎地跟定了筆者，笑着說：

「您的朋友大概過完堂了，他準沒受什麼罪，要不然不能過得那麼快，照這樣看來，您準沒有什麼了不得事，放心罷！」

筆者無話可說，只是點了點頭，兩隻眼睛仍釘着欄窗縫，瞧憲兵來回叫「犯人」出籠過堂，這天叫過堂的真不少，監房外的一條過道，很有飯店神氣，進進出出，好不熱鬧，飯店過道來回走的是住客和茶房，這裏却是「犯人」和王八羔子，飯店過道裡的人，不是油頭粉臉，便是腦滿腸肥之輩，這裏的人不是蓬首垢面，就是挺胸凸肚，外帶酸裏不說中國話之流，筆者在監房裏如此這般的「看清」，疏忽了同窗難友被叫出去的好多位，約模有半個來鐘頭，一連五間監房，才顯出清靜些，可是從對面樓上樓下傳來的聲音，不由得教筆者忐忑起來，傳來的是什麼聲音呢？

「太君，我實在沒有可說的，求您原諒我。」這是從正對着一號監房的問案屋裏傳出來的哀呼，而且是女人聲音。

「放屁，把鞫完下來。」當然這是翻譯代替問官所發的命令。

「太君，我是女人，求您給太君說說情，給我們中國人留一些體面。」女人這樣的向翻譯哀求着。

「廢話，快脫。」翻譯說的話，真够得上「忠誠職守」，絲毫沒有通融，大概因為這位女人堅持不肯脫褲子，問官和翻譯，非教她脫的關係吧，緊接着傳出兩下很清脆的背巴掌音。

「勁譯官，不是我不脫，因為我的身上正來月經。」女人苦苦的說着。

「不要緊，坐在這個盆上，月經自然會烤乾的。」翻譯這樣說了以後，但聽得一陣亂，大概是強制執行把她的褲子剝下來。

楊將軍和朱先生都歎了一口氣，輕輕的告訴筆者，這個刑罰，叫作坐炭盆，女性坐炭盆，不消十分鐘，能够暈過去，他媽的，誰想出這個刑罰，準得斷子絕孫。

這個時候，另一間問案屋裏傳出一聲慘叫：

「受不了，快放了我罷，我準說實話。」

筆者問楊將軍這是什麼刑罰？楊將軍說：「準是「三上吊」，我嘗過的，真不好受，他

們把我吊起來的時候，我沒有求饒，而是把他們祖宗十七八代全罵到了，罵得他們透着喜歡，您說這羣王八羔子是不是賤骨頭？」筆者心說，如果我要嘗這個滋味的時候，決定如法泡製，照樣開罵。

「我真經不起再洗澡了，我實在沒得可說的。」這個聲音從又一間問案屋裏傳了出來。這種請求，是不生效力的，一號監房外堵的洗澡房水聲響了，不多一回，撲通一聲以後，緊接着慘叫，可和頭天不一樣，好像旁邊多了一個人在看清，但聽問官說：

「你的太太在旁邊，你這樣的受罪，她真心疼死了，你還不心疼你的太太嗎？」

「沒有別的話可說，求你快把我槍斃，千萬別教我零碎受罪。」被請洗澡的那麼說。話還沒說完，又是一聲撲通，沉默了一兩分鐘，一聲慘叫，叫得筆者幾乎要暈倒過去，這位慘叫的人，敢情又是老先生，被迫在旁邊看清的是馬小姐，馬小姐在這時候在飲泣，在哀求：

「求你們饒了他吧！什麼罪，我來替，他是有病的人，求你們饒了他罷！」

然而，也沒有效力，一連四五個撲通，老先生簡直是一息奄奄了，這羣王八羔子才鬆了手，把老先生送回監房來。

這一天，筆者的神經，可以說是受到徹底的打擊，默默地想，男人或許不夠資格坐坐盆，三上吊和洗澡，當然是跑不了的，要是真的教上吊洗澡，不知道將要成個什麼人樣？他媽的，到這裏來大概要數死是最痛快的事了，像老先生這樣的志然受罪了。說句迷信話，十八

層地獄，是和這兒一樣嗎？不，這兒還沒有刀山，人鑊，油鍋，想到這裏，不知怎樣自己好像有了什麼安慰似的，心裡覺得一鬆。

被叫過堂的小難友于先生和輔大何先生，後來都陸續地回來了，分別聽他們報告過堂的情形，才知道于先生過了雷以外，還滿險跑香烟頭，竟得像出了水痘一樣，何先生挨了幾通棍打，着實不輕，幸而他身體很結實，滿不在乎，餘外許多位過堂時候，多少都有點綴，挨幾個嘴吧，依受刑的標準來說，可以稱得起「儂天之倖」，至於因為挨嘴吧，被打落了牙齒，只好自責牙齒長得不結實。到得開晚飯時候，楊將軍才發覺那位可疑的難友沒回來，於是大家真佩服楊將軍「識貨」，於是大家互相檢討一番和這位可疑難友所說的話，大體的說，大家沒會露真相，沒什麼可擔心的。

十九 敵人的鐵蹄滋味

進獄第三天，筆者算是休息，據楊將軍說，或者是入於調查時期。到了第四天的一清早，翻譯便來把筆者叫出去，走進問案屋裏一瞧，問官換人了，這個人，便是在筆者進獄當天問W君住址的那個，也就是過第一堂時候給筆者筆文房四寶的那一個，說也真怪，翻譯把筆者帶進問案屋裏以後，便溜了出去。

這個傢伙的中國話，說得真不高明。

「T，T，M，我的是你朋友，明白不明白？」

「謝謝你，不但是朋友，而且是『好朋友』，你信不信？」筆者說完這句話，覺得很有噱頭。

「那末我問你，你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問官問得幼稚可笑。

「什麼黨也不是。」筆者答覆得透着乾。

「我統統的明白，你要洗澡是不是？」問官說完，惡地隔着桌子就給筆者一個嘴叭，打完以後，他伏在桌上閉着眼睛養神，好似要睡覺一樣，筆者心說，他媽的，這不是成心耍官頭嗎？這樣的問案法，倒也別緻，說也新鮮，這個傢伙真的睡着了。筆者在這個場合是「犯人」，問官伏案假寐，犯人落得靠着椅背休息一下。

問案屋門一響，前三堂的問官走了進來，那個問官也醒得真快，他們兩個人說了一串話，很像「面授機宜」一般。

「T，T，M，你的罪狀，已經確定了，不說實話也沒有關係，明天你就到東交民巷去受『軍律會議』，當時便要處刑，你趁今天有功夫，把『遺囑』寫下來，我們可以給你送交你的太太」。前三堂的問官敢情中國話說得很流利。

當時筆者的感情，說沒有衝動，那是欺人之談，繼而一想，真的如此，也真不錯，至少可以提早見着地下的父母，主意想定，很坦然的答覆着說：

「我的遺囑，兩年前就面告老婆了，所以現在不需要。」

「你真不怕死嗎？」第二個問官問。

「沒有關係，我們中國有的是人，死一個，有十個等着，你們來罷。」筆者的血淚，顯著的在沸騰。

「你何必這樣？我們很希望你能爲「復興中國」做一些事業。」前三堂的問官那麼說。

「你所說的「復興中國」，我們中國人不敢領教的，我們要復興的中國，你們聽着準頭痛，所以我很希望你莫彈此調。」筆者壯着膽子如此說，反正不是明天就要到東交民巷去槍斃嗎？

「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的都是什麼罪？」還是前三堂問官問。

「對！希望你宣布一下。」筆者說。

「一共五項：（一）向「我們的敵人」遞送情報，那八本的資料便是鐵證；（二）利用職務，作「利敵」宣傳，有你所寫的東西爲憑；（三）暗地援助學生到「抗戰區」去，有你的信可查；（四）攔阻別人學日本話，罵學日本話的人是亡國奴，有你的同事爲證；（五）過去有許多新職務，你完全拒不接受，你的不合作行爲，確鑿鑿鑿。這五項行爲，都是殺頭罪，你明白嗎？」前三堂問官說了那麼一大串。

筆者一聽，差一些沒把隔天所吃的高粱米稀飯噴出來，當時的筆者如果能够在戲台上唱

戲的話，一定要把陸炳罵湯勤的一套摹仿一下，面上不由得泛出一些得意的微笑。

「你笑什麼？」第二問官問。

「笑的是你們所舉的五項罪狀，對我太客氣，因為有一項大罪沒有列出。」筆者笑着說。

「是那一項？」前三堂問官問。

「你前天不是說南新華街的暗殺案是我的主謀嗎？怎麼今天却把這一項大罪狀漏掉了呢？」筆者用着諷諷的口氣反問這兩個王八羔子。

當時的筆者，雖然說得很快心意，却沒料想到這兩個王八羔子真的惱羞成怒了，兩個問官像餓虎撲食般的，把筆者從座位上扯了下來，連踢帶踹，這一陣急急風，筆者算是親身嘗到敵人鐵蹄的真滋味，所幸，兩個王八羔子穿的是「配給」的膠皮鞋，要不然，這通就許要筆者半條命。

二十 五分鐘的「三上吊」

這兩個傢伙心頭怒火洩了以後，叫筆者起來，照舊入座，由前三堂問官繼續審問；所問的話，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剛才明明說得很清楚，明天就要如此這般，現在却問筆者：

你這次豈決不接受XXX報的新職務，到底爲什麼？是不是不願意和C合作？還是已經

發了財？又還是借題目要老？說實話。」

「除掉前天所說的四項理由以外，沒有別的可說。我認爲不接受×××報的新職務，並不算是「犯法」的事，如果爲這件事把我捉到這裏來，或則是利用這樣擺場教我讓步，那是不可能的。」筆者說：

「照這，你一定發了財，生活不成問題了吧？」問官這樣的問。

筆者覺得可笑，很鄭重的告訴他：

「我很想發財，但是財神爺和我沒有緣，我很想學學高明人渾水撈魚，但是我沒有網，我復想「平步入青雲」，但是很怕摔下來變成肉泥，所以問我發財沒有，我是很慚愧，太教你失望，但是我希望你絕已經可疑是我的財產，現款好，房產也好，國貨更好，眞名好，假名也好，你儘管查封和扣留，這都是實話。」筆者原想把一切甘心認賊作父，忘掉自己國家仗着敵人勢力升官發財的大小漢奸，借題罵上一頓，但是因爲那個姓杜的翻譯沒在旁邊，所以犯不上費這個唇舌。

「王英青和你有什麼關係？」問官冷古丁這樣問。

「我不認識這個人。」筆者還是驕着心來答覆，

「王鴻呢？」

「我也不認識。」

「K和Y呢？」

「都是間接朋友，沒有直接來往。」

「這八本記錄，是不是K教你辦的？」

「不是，完全我預備着參考用的。」

問官問到這兒，站了起來，叫筆者跟着他出去，繞到兩院走進一座孤零零的一間房裏，房間裏設備有臥具，有幾件很粗糲的桌椅，最妙的是臥具上還有紅色女人襟袂，筆者糊塗了，這是什麼所在？當天先審筆者的問官，這時也跟了進來，從塔上摘下兩根很長麻繩，筆者不由一驚，還認是「發綁」，結果不是，前三堂問官跳上桌子把兩根繩子穿過房椽上預釘着的兩個鐵圈，然後叫筆者把兩個大姆指伸直，可憐，筆者兩個大姆指腫還未消，破皮的地方還沒結蓋，這兩個王八羔子便把兩根麻繩纏繫上兩個特製和電燈夾板一樣的東西，把筆者大姆指夾上，上邊有扣子，一扣真結實，諸事齊備，問官正色的告訴筆者：

「現在是到了你必須說實話的時候了。」

問官話還沒有說完，筆者兩臂不自主的往上一伸，緊接着身體已經懸了空，敢情這便是三上吊。這下不當緊，筆者四肢百骸如同散了架一樣，單是骨縫地方嘎嘎作響，眼簾得就與脫筒，筆者剛要吐「救命」兩個字喊出口來，驀地想到楊將軍鼓勵筆者所說的話，當時筆者無暇口大罵，以海馬來代為呼救，畢竟罵到什麼程度，因為神經過分刺激的關係，已記不太

清楚，大概連日本戰犯第一號的天皇也躲在裏面了。在獄裏的「犯人」，本來是不許繫帶的，筆者既然直挺挺的吊了起來，褲子自然要脫墜而下，光着下身，在這兩個王八羔子瞧着，所謂「蛆上肉」其斯之謂乎？在後方的老朋友們能體驗出「蛆上肉」是什麼滋味嗎？筆仰者何幸，真的噙着熱淚如此這般的埋在體驗着哩！

吊了約摸有五分來鐘光景，筆者真罵不動了，他們也鬆了手，把筆者放下來，然而，周身骨節還原，同樣是一樣痛苦的事，通身出虛汗，心頭亂跳，都不在話下，單是兩隻胳膊往下放的一忽兒，筆者已是站立不穩，摔倒地下，前三堂の間官或許有「衛護犯人」責任的關係，居然伏下身子，把筆者兩隻胳膊按摸了一陣，算是對付還原。

「你快說實話，你這回打算到重慶去，是奉命？還是自動？」間官問。

「我沒有去重慶的打算。」筆者生怕被釣引出枝節，所以來一個根本否認。

「胡說，你不是承認過去六年會借題出過門，都不曾走脫了嗎？」對，這是筆者對那姓杜的翻譯說的話，敢請真的轉達了。

「那都是過去的事，目前沒有這個打算。」筆者答。

「將來呢？」間官緊接着釘問。

「……」筆者以撫摸傷痕呼痛為烟幕，沒有搭腔。

「快說。」間官有怒意的催促。

「據我想，將來或許不容我去重慶了。」筆者答復這句話，與其說是對敵人有服軟的意思，毋寧說是有今日光復河山的「先知之明」，筆者如果沒有這點先知之明，當然也決不會落到敵意圈子裏受這許多罪。

真難得，王八羔子沒會聽出筆者所說的含意，沒往下問，把上吊的麻繩解下，夾板鬆開。筆者的大姆指這時候成了什麼樣？可惜不會拍照，粗描淡寫說罷，在夾板鬆開以後，發覺大姆指直徑伸長出大約有一半，圓徑腫脹出至少有兩倍。問官透著「仁慈」，給筆者的傷處抹了一些老虎油，然後叫筆者回監，可憐，這時的筆者還光着屁股，想要穿褲子，兩隻手却不聽號令，難得問官「不過意」，馬馬虎虎的把褲子給筆者套上，還扶了一把，由當天先審的問官領着送回一號監房。

二十一 「蹲監」期中

從「三上吊」以後，筆者便開始度着「蹲監」生活，乾脆的說，一號監房裏的「十」，「下」，「M」，好像變成無權受審的樣子了。每天叫出送進的「犯人」，川流不息，筆者却始終不能越雷池一步，敢情被叫過堂雖然難受，但是將在監房裏沒有人理，更來得可怕，據說，別的監房裏很有許多位先進蹲了一年半，還沒定案的，筆者心想，爲着半飽生活不得不「蹲」的人，能夠有一個時期如此這般的蹲着，未始不是很難得的機會，然而這個地方不是齊山，

也不是頤和園，是和國王殿搭衙坊，而且周圍都有十八層地獄的設備，叫孽子賸子在這兒蹲着這河將就，來個充耳不聞，充目不視，然而，活生生的人在這裏受着，每天所聽到的鬼哭神嚎，看的是頭是苦頭回來的難友，尤其是同號的難友，更是傷心慘目，筆者實在忍不住了，不由得吞萬般無可奈何之中，默默向上帝禱告，保佑大家在上帝保佑之下，早早脫離苦海，有時也免不了有私心，自己要是死不了，但求快快的放出去；更有時發出一種誓願，假設筆者的信德够水準的話，很願意把大家的罪，歸到筆者一個人身上，大家全放出去，留筆者一個人在這兒，落個清靜，因為筆者在不忍卒聽鬼哭神嚎時候，便喃喃念着：「萬方無罪，罪在我一個人」的誓願，來為大家祈禱，為大家祝福，然而任是筆者怎樣祈禱祝禱，到底調阻不住王八羔子們獸行的發揮。

輔大何先生一連就洗了三次澡，他是一條好漢，身體很結實，然而三次洗澡的結果，也是狼狽得不成樣子。

老先生洗澡也有三次，洗得把吐血舊病勾引起來，到得夜裏，喘得不能成眠。

小雞友于先生過了兩次電，挨揍了幾次，臉上腫了幾回香烟屁股，腦袋瓜子上還挨幾下棍棒。一個發育尚未完全的小孩子，這樣的摧殘，去和誰講理？

還有其他的二十多位難友，除蔣先進楊將軍朱先生兩位外，因為彼此不太講話，壓根兒不會請教尊姓大名，所以沒法說出稱呼，他們有的挨皮帶抽打，抽得週身皮肉開縫，有

的挨一隻玻璃瓶，打得滿臉血肉模糊，有的在生殖器上過電，過得精門大開，有的在頸子裏套繩圈，擠得兩個眼珠幾乎奪出眼眶子，還有用火筷燙蹄窩，用竹片敲打，打得蹄窩皮開肉爛。

別看大家吃的苦頭是那麼大，可是誰也不會「說實話」，沒有從誰那裏咬出什麼人，這當然是大家有必死信念的關係，同時也不能歸功先進楊將軍朱先生不斷的鼓勵，因為敵憲辦案，篤信「五木之下，無患不得」的，何況他們所預備的不止五木，可是遇上一號監裏三十多位的硬挺，簡直叫他們無計可施。

鄰監的二號却不一樣，二號監裏的先進，是張玉衡先生（璧），據說：張先生吃的苦頭够頭老大半天的，因為有一口烟癮的關係，幾乎把一條老命送在洗澡箱裏，他老人家爲着老骨頭，實在挺不住非刑，所以有很多位親友被牽連進去，當筆者被捕進去的不久，實際約就聽說他和張雨康先生恐怕都要「成仁」，敵憲對於够成仁資格的人物，是相當優待的，可以在外邊嚼飯吃，也可在過道裏吸紙烟，或是晒太陽，像張玉衡先生還可以每天來三袋子雅片烟。

被關進二號監的難友，或許因爲缺少有一位和楊將軍或是朱先生同樣的指點，差不多在過頭兩堂以後的當晚，就有「名進」被請到。記得有一天，大概是五月十三日的上午，有一位中學的國文教員張璧，年紀約模五十多歲，當天過堂，當堂洗澡，三次撲通，就報了一大

篇姓名，一號監房正和洗澡，隔一堵牆，聽得很清楚，大家不約而同發出一種共同的怨言，認爲這位太不地道，太不夠朋友，還不打緊，連着兩天，進來了好幾位，同時這位教員却反而一天連洗兩三次澡，洗得他直向問官叫「爺爺」，「祖宗」，「您是我爸爸。」楊將軍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

「越是這樣，越是討不了便宜。」

這位教員後來透着優待，喫炒醬麵，吸煙捲，晒太陽，很顯得逍遙自在，後來聽說，他曾經連寫了兩天文章，什麼文章，當然沒有人知道，楊將軍又歎了一口氣說：

「這位老兄完了，不但是害了別人，自己的命都縊在裏面。」

果然，兩個星期以後，這位教員便搥走，下文怎樣？無從打聽，據朱先生聽到看守憲兵嘍咕所說的是：「用車裝到永定門外去活埋了。」

第三號監房完全「女犯」，吃苦頭最重的是一位老先生令姝，受過「三上吊」的刑罰，另一位是姓「艾」，洗過澡，結果害癩疾，還有一位便是坐炭盆，尊姓未詳，餘外的好幾位和老先生的未婚妻馬小姐受的酷緩，不是挨嘴吧，便是過電，聽說其中有一位臨盆孕婦，經過許多難姐難妹的攛求，算是「法外施仁」，送到醫院去，分曉第二天，便押了回來，可是小孩兒未見。據說，由醫院代養。

第四號監房裏先進是張爾康先生，W君和他是同輩難友，輔大名教授趙錫禹先生也在四

號監房。張爾康先生很有骨頭，對於後進難友不但同情，而且有時肯替說話，同時還把自己叫來吃的東西，分給同窗難友，許多問官對張先生都器重，不斷請喝酒，有一天，張爾康先生被傳到東交民巷敵憲司令部受「軍律會議」審判，結果是處死刑，張爾康先生回到三「△」部隊很鎮靜，許多問官透著慈悲，當晚預備酒菜來對張先生表示「活祭」，第三天，張爾康先生又被傳走了，大家都捏了一把汗，認為從茲永訣，傍晚時分，張先生突然回來了，真是出乎意料，據說，敵憲司令官爲着張爾康先生是有名的「好漢」，所以要親自作最後訊問，結果推翻前判，宣告無罪。許多問官又是一陣恭維，當晚在前樓設宴「壓驚」，因爲「主犯」張爾康先生免死，附帶着二號的張玉衡先生，一號的朱先生及其他號裏分押着的同志，都告倖免，在五月杪相繼開釋。

第五號監房的難友，有名的是「北京人」斐文中先生，他是五月三日被捕進去的，餘外有中學校的校長，也有的不是同一個學校的教員，或是學生。聽說，六年來給敵憲當「大鬍子」的石天爵，也在其內，這未免有些沾辱第五號監房全體難友的榮譽，據說，石天爵的被捕，是在外邊鬧得太大發了，發養他的敵憲不堪責難，所以把他捕拿進去，他仗着會說日本話，還自認爲這次被捕，等於外孫住外婆家一樣，透着他腦袋上比別人多長兩個角，還憧憬着在外邊擅成作福的氣派，在監裏來一個滿不在乎，不斷的叫看守憲兵把他的上司叫來，隔着柵欄「聊大天」，對於同窗難友不但沒有共患難的情緒，而且還拿出在外面「刺探敵情」

的派來對付難友。筆者六月二十二日恢復自由以後的一星期，從被釋的五號房難友中聽到間接的消息說：「此公已被『解決』」。妙在解決二字，可作用面諷。

二十二 難為高麗人翻譯

一隊便是半個月，五月十九日那一天的下午，筆者被叫過堂了，諸位難友，都登着筆者拱手致賀，這是表示不論吉凶，這一堂一定可以登供了，不必再受零碎罪了，筆者不知恁地也是高興非常，聽到看守憲兵叫「三十四號」，和逢了大赦一樣，立刻鑽出牢門，一看傳叫過堂的翻譯換人了，是高身量，從他的五官來鑒別知道是高麗人，心說，高麗人翻譯如果中國話是二百五，筆者或許還討不到便宜，咬緊牙關跟着他走到問案屋裏，照原來格局入座。

筆者經過十九天的鐵窗生活，由於一天兩頓因飯的「有限」，餓得筆者已是頭暈眼花，再加着到通空氣的地方深呼吸一陣，肚子裏更覺得「空虛」，要不是對面問官是「敵人」，筆者真的要「求他請客，先吃飽一頓，有話再說。」然而這裏是敵意圈子，生殺予奪，原都在敵人手掌之中，落在他們手裏的中國人，必得要給自己國家爭一點「說也可憐」的體面，斷乎不能寫着一口吃，去向敵人低三下四，何況筆者已經挺過幾堂刑，都不會服軟，爲着吃，餓了口，豈不是自煎中國人的人蔞？餓死事小，這個軀斗可碰不起，主意拿定，靜候問官開口。

這個問官依舊是前三堂的問官，劈口第一句說：

「T, T, M, 你好嗎？」

他媽的，身爲「犯人」，挨了幾通刑，仗着爸媽傳下一副好身體，不會讓他變好看，半個月沒過堂，居然來一個「久違」應酬，問官向「犯人」問好，不是饒貓哭耗子嗎？然而，人家向筆者問好，不能不回答一句：

「還好，沒有死。」

這一堂顯然的與過去不同，問官問的話，採着「對談」方式，而且有話在先，什麼別害怕，什麼母須顧忌，什麼有什麼說什麼，什麼決不難爲等等，再加着翻譯說的中國話，簡直聽不出是高麗人，而且翻譯的時候，不像那個姓杜的那麼「狐假虎威」，筆者心裏雖然覺得鬆快一些，但是說話不敢不加兩倍的仔細。

問官問的話，歸納起來是兩道「考試題目」：

(一) 中國前途，是「依賴英美」好呢？「和日本親善」好呢？還是「與蘇聯合作」好呢？

(二) 「和平區」的學生，爲什麼都要到「抗戰區」去？又爲什麼去延安的比去重慶的多？

筆者的答覆：

「誰不侵略中國，就是中國的好朋友，談不到『依賴』兩個字，至於學生爲什麼都要走？事實很簡單，同樣是我們中國自己的地方，那兒不可去？」

問官認爲不滿意，斬釘截鐵的問：

「照你的看法，和日本親善有沒有壞處？」

筆者不由得笑了一笑，沒接下文，翻譯在桌子底下用腳碰了筆者一下，筆者會意的知道這是他的善意。當然不能不勉強答覆：

「我有一個警噫，一個人穿着馬靴帶着手槍，和另一個赤手空拳的人握手『親善』，尤其是和受够自己欺侮的人談親善，不僅是欺騙被欺侮的人，而且連自己都欺騙得到了家。」

翻譯不致翻，筆者鄭重告誡他，不要緊，儘管翻，一切罪過，筆者擔着，翻譯迫不得已，用着很委婉的諷刺，如此這般翻給問官聽。問官一壁聽着，一壁直着兩個眼珠釘着聽筆者，筆者心說，這個焦雷霹下來準不輕。

他媽的，真新鮮，問官不但不會惱怒，而且特別透着溫和，接着問：

「照這樣說來，中日兩國沒法談親善，好像是既定的命運，是不是？」

「日本如果有亡羊補牢的勇氣，時間還不算太晚。」筆者大膽地說了這麼兩句話，希望問官往下釘問，筆者便可利用機會作一番「身入虎穴」的「策反宣傳」，如果爲着這個再受一回刑，沒有什麼了不得，反正有個「死」字筆着。不出所料，問官問：

「怎樣地才能真的使中日兩國親善呢？」
翻譯大概理會到筆者得說出「難爲翻譯」的一大篇話來，腦門子上殷殷的在冒汗，筆者呢，也覺得「禍從口出」的一刹那就在眼前，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打退堂鼓是不體面的，於是扭着膽子說了一大串。

二十三 『對牛彈琴』

「我先問你，現在是拿什麼立場要我發表『中日親善論』？」筆者拿這句話來作開場白。

問官沉思了一回，肅然的說：

「希望你假想我是你的朋友，雖然是日本朋友，這個日本朋友可不是普通日本朋友，而是最要好的日本朋友；那麼，你就可以放着膽子說了。」

筆者笑了一笑，搖了搖頭說：

「你要是不負責表示放棄現在立場的話，我是無話可說的。」

「行！我承認你是我的最要好的中國朋友。」問官這樣的答覆。

筆者接着對高麗翻譯說：

「希望你對於我所說的話，一字不漏的譯給他聽，不要斷章取義，什麼責任，由我担負

，同時請求你把我所說的話，不要譯錯。」

這位高麗翻譯當時便把筆者這幾句話譯給問官，意思是「請求諒解」，因為翻譯在過堂時候狐假虎威，在敵憲圈子裏是天經地義的作風，要是替「犯人」說幾句「近乎人情」的話，很容易「犯忌諱」，輕者受申斥，重者請入籠，運氣不在身上的時候，說不定還有殺身之禍。這是給敵憲當翻譯的實在處境，身爲「犯人」的筆者，對於心地比較善良的翻譯當然要對他表示一些同情。

「中日親善四個字，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起，已經由日本人的手，從「外交辭令」上刪去了，六年來的仗，是日本一手挑起來幹的，我們中國始終立在「抗」的地位，你能否認這個事實嗎？」筆者問。

問官點了點頭，沒說什麼。

「敵抗的中國人來和日本談親善，事實上自然是絕對不可能的。」筆者鄭重的這樣說。

「汪精衛不是中國人嗎？他現在領導着「南京國民政府」所發表的中日親善理論，就不能得到大多數中國人的擁護嗎？」問官問得透着有意思。

「他的親善理論，乾脆說，靠他可以做官發財的人，才昧着良心去擁護他，這一點擁護，不是擁護汪精衛的中日親善理論，而是擁護汪精衛能夠讓他們趁機會做官發財，我說句刻薄話，凡是真正的中國人，誰來買他的賬？何況，汪精衛在我們中國抗戰過程中，全國網

胞都判決他是個叛黨背國的人，日本把他來支場面，來號召，或是由此而使抗戰結束，把整個的中國讓汪精衛來統治，在中日親善「美名」之下來受日本的支配，請你要明白，日本如果是這般的來談中日親善，簡直是自己在毀滅自己，豈僅是做夢？」筆者無顧忌的這樣說。

高麗翻譯翻的時候，腦袋瓜上直冒白毛汗，而且直瞋着問官神色，問官臉上繃得很緊，一壁凝着神聽翻譯的說，一壁用他的睜着眼睛釘着筆者的臉，筆者這時候，等於放出撒手劍，拚着這條命靜候他的發作。

「既成事實，講也無用，我現在希望你現狀之內，發表你對於可能做到真正中日親善的見解。」問官這個口吻，真出乎筆者意料之外，筆者鬆了一口氣。

「我的見解很簡單，日本如果真想從可能做到真正中日親善的話，爲今之計，立時擺脫「軸心」關係，立刻撤銷「南京國民政府」，立刻把所有軍隊一律撤回日本，立刻把原本是我們中國土地，完完全全交還我們中國。如此作去，才能湊付談考慮未來的真正中日親善問題。」這段話問在肚裏已經不是一天，在外面時候爲着怕「亂大謀」，真沒有這個膽子說出口，此身此時既在虎穴，一切都是無所謂。

問官的臉上，越發難看了，聽完以後，聳筆者一樂，站起來，在屋裏來回走繃，筆者是篤信「宿命論」的，所以並不覺得怎樣不安，那個高麗翻譯却有些沉不住氣，從腰帶上抽下

毛巾擦臉，來掩飾他臉上的不安神色。

「丁，丁，M，你的罪行和你的思想，實在教我無法原諒，因為你不僅甘爲『新中國』的罪人，而且明白承認自己是我們日本的敵人了，沒有法子，你就準備領受判決罷！」問官說完這般的結論，走出屋去，高麗翻譯喘了一口氣，也跟出屋外，似乎有什麼話追問問官一樣，約摸有一兩分鐘，高麗翻譯回進屋子，拍拍筆者的肩膀，輕輕的說：

「你這套議論，害我好苦，可惜等於『對牛彈琴』，同時你的命運，恐怕由這篇議論就被確定，人生百歲，原是做梦，這樣也好，我願意和你交個朋友，有什麼好壞消息的時候，我一定給你預告，你現在回監罷。」

二十四 一幕緊張鏡頭

回到監房，大家問筆者所說的話，他們是不是有紀錄？筆者把經過情形一報告，諸位難友都皺了眉，楊將軍即安慰筆者說：

「沒有關係，大概最近還要過堂，只要他們問一句記一句，那就是最後一堂，有什麼罪，是根據最後一堂的口供，條切切記住過去所說的話，萬萬不要走樣，那是最要緊不過的。」

從五月十九日過了一堂，筆者又被毆了起來，可是常見W君被毆出去，真猜不出是過堂

還幹什麼？後來從老先生寫來的消息，知道W君因為身體不好，所以特准曬太陽。

一號監房裏同窗雜友老先生，因為洗了幾次澡身體也很不好，難得他的同窗發善心，每天也准他晒一回太陽，筆者曾經拜托他如果能遇見W君的時候，問問W君已否盡供？但是始終遇不上，該癢，這天不負苦心人，四號監房和W君同窗的韓大教授趙錫禹先生，也每天晒太陽，而且和老先生常在一起晒，老先生很高興，便向他打聽，結果判明W君在進獄以後，也一樣的不會定案盡供，對，大家瞪着。

筆者在監裏經過二十多天光景，名實上已够監犯身份了，上下衣服爬滿虱子，週身被咬得大小疙疸不計其數，沒法子，脫光身體捉虱子，倒也覺得擺脫自在，什麼體面，在監裏都不在話下，說也邪門，虱子越捉越多，有那麼幾天功夫，簡直不能穿衣服，一穿便咬，一咬便癢，一癢便抓，搔得一動，疙瘩都變膿瘡，這一下不啻禁，狼狽得筆者簡直不成人樣，同時也真着急。萬一在監裏遍體腐爛着，不是比死還難受嗎？諸位雜友給筆者出主意，要求看守憲兵轉向問官報告有病，但是無效，因為看守憲兵對於中國「犯人」的看法，是沒有「人道」可講的，有特犯人報告有病的功夫，還得和三號監房「女犯」們隔開「調笑」呢！

該着，筆者有一天還得參加「集團晒太陽」的特許，光着身子在強烈的陽光之下沐「太陽浴」和捉虱子，給看守憲兵班長瞥見筆者身上的腐爛，認為病不輕，趕快向問官報告買到「小盒」萬人油」，抹治結果，等於火上加油，膿瘡越發厲害了，癢裏帶痛，夜裏不能成眠

，沒有法子，咬牙受着，救急辦法，乾脆不穿衣服，且看是不是真的會爛死？然而，有時想起在敵憲圈子裏不被刑處死，却被虱子咬死，那未免太辜負來此一遭了。

有一天，敵憲便喚「犯人」在監外過道裏大清除，筆者心想，來當一回「奴才」，假定給筆者一個機會，能够走到四號監柵欄外，和W君談一下，這是如何幸運的事？竊乾就幹，穿上衣服，自告奮勇的鑽出監外，先掃地，後潑水，最後掃水，掃地有五六位，潑水以後，大概都怕驢，掃水工作就剩三個人幹了，看守憲兵也躲到外面看溝，筆者在掃水的時候，故意咳嗽，是對W君一種暗示，W君真聰敏，也在假咳嗽，當然是表示他已經知道筆者快「移樽就教」了。筆者這時高興極了，一面故意把過道的積水往四號監房方面掃，一面很自然的往四號監房方面走，三脚兩步，走到四號監房柵欄外了。

「W：怎麼樣？」在敵憲圈子裏，很不容易和不同監的同案人講話，是冒險勾當，所以筆者發問的話，不由得和打旗語一樣的那麼簡單。

「恁怎麼樣？」W君大概神經也緊張得失了常態，急不擇言，答非所問。

「什麼事也沒有。」筆者這句話也說得可笑，沒有什麼事，上這兒來幹嗎？然而這是安慰W君的話，急迫的一刹那，也顧不得脩詞。

「……………」W君或許還要說下文，然而，事實上已不容許筆者再在四號監外停留了，如果，給看守憲兵瞥見，不是自討苦吃嗎？目的既然達到，管他媽的掃水，乾脆，放下掃帚

獲箕，鑽回一號監房。

這一幕緊張場面，如果攝在有聲影片裏，筆者認為一定可以有相當叫座力量，不知編劇家以爲如何？

可是，在難得的機會裏，僅僅說這幾句話，總覺得沒有搔着癢處，於是向楊將軍請教，楊將軍說：

「不妨在『倒便桶』的時候我機會。」

筆者一連倒了幾天便桶，始終遇不上W君，真是萬分悞喪，以爲如此一蹲，不生不死，如何受得了？

在蹲監期裏，每天聽到的的是鬼哭神嚎，看到的又是蓬首垢面，日子一久不出得聽慣了，也看慣了，偶爾有新進監的難友來入籠，不知怎地都覺得「顯眼」。新進的同窗難友有一位是孫良誠部屬姓馮的，因爲伴送孫良誠的兒子去後方，被敵憲查出來，請進三「△」部隊，另一位是電話東局局長毛先生，因爲參加在天津的一種組織，被人送禮。這兩位難友一進一號監房，都皺了眉頭，因爲三十來位同窗難友，在這時候都變成「準化子」階級，外帶大多數是光着身體在捉虱，這如何看得上眼？同時忝作先進的難友們，驀地有兩位衣服單薄的後進光臨，不由得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

二十五 放大砲

這位馮先生頭兩堂，很受優待，不但沒受刑，而且足吃足喝，煮鷄蛋牛肉飯外帶一杯紅茶，馮將軍切切告誡他，這份優待不是可以白受的，說話得謹慎，別闖眼前舒服。果不其然，從第三堂起一連到六堂，馮先生真够受的，這份作踐，把很漂亮的小夥子，收拾得變了人形。毛局長剛進監的幾天，他的問官給他送燒餅，也透着客氣，後來因為毛局長根本否認和天津的組織有關係，也吃足苦頭。這兩位難友在一號監裏連住一個星期，同樣也參加捉虱工作，看守憲兵來回警戒時候，聽見一號監房裏的「犯人」有十分之六光屁股，很發生興趣，便在柵欄外邊「瞻仰」，等於在看他們祖宗的遺容一樣的那麼精神貫注。

三一是六月七日，換句話說，筆者第二次又蹲了十五天，在這一天的上午，筆者被叫過堂了，不但翻譯換了人，連問官也換人了，架勢擺得很足，那八本資料整整齊齊又擺在桌上，這個問官看見筆者進屋，便說了一串日本話，筆者看看翻譯的臉，意思是請他翻譯一下，他媽的，這個王八羔子不通人性，滿不聽提，筆者沒有法子，說了一句：

「我不懂日本話。」

這句話犯罪嗎？敢請這個罪犯得真不輕，問官站起來走到筆者跟前，便是左右開弓，翻譯在筆著挨了兩下嘴叭以後開口了：

「你不是不歡喜日本話嗎？現在就是不歡喜日本話的結果。」
他媽的，這是聳筆者攔阻別人不要單爲混飯吃而學日本話來的，沒有法子，伸着脖子等着。

「T，T，M，你要是不否認你是中國人的話，別我麻煩，把爲「我們的敵人」所做的「反日」工作，自己說一遍。」這個問官透着「沒有商量」。筆者再瞧這兩個王八羔子並沒有預備錄供的神氣，心說，這或是重新過堂，了不得，如果再照過去的來幾通刑，以已經餓得差不多的體力，是不是挺得住，真成問題，然而，不能挺也得挺。

「我的話，已經完全說盡了，爲節省時間，希望你和以前的問官接頭。」筆者這樣的說法，明明是滑稽，而且明明知道這個王八羔子一定不答應，然而，不能不那麼說。

「我是奉特命來審問你的，你和以前問官怎麼說的，我管不着。你快說。」問官說這句話的時候，把桌子拍得天價響。

「我無話可說。」筆者也提高嗓門。

「王湯，你在什麼時候認識他的？」問官問。

「很對不住，我根本不認識這位。」筆者答。

「南新華街暗殺案的主謀是你，我們已經搜得確實證據，你還想不認嗎？」筆者心想，這那兒是問案，簡直是背書，只要你不出圈子以外，就好辦，於是從容的反問：

「那麼，你就把證據拿出來，同時，要問你，記得南新華街的案子，曾經憲兵隊發表過「全案破獲」的經過，照你這樣說來，所謂破案完全是假的，是不是？」

「那麼，照你這樣說，我們是冤枉你了？」問官顯着詞窮。

「在你們的手裏，還談得到冤枉不冤枉嗎？」筆者好似抓着「理」似的這樣的說。

「那麼，這八本東西是幹什麼用的？」

「我預備寫東西作參考用的。」

「胡說，不叫你洗澡，你是不會說實話的。」

問官便命令翻譯刺筆者的衣服，筆者毫不含糊，自己來說，不用「勞駕」，週身一脫光，問官有些愕然，敢情他看見筆者週身都是膿泡，因為「請洗澡」得由請容者動手，這一身膿泡，醜了水是小事，醜了王八羔子們的手，這不是玩的，於是乎臨時改變計劃，問筆者：

「喝水怎麼樣？」

「對不起，我需要洗澡。」筆者透着「拿措」。

「你先把衣服穿上，有話再說。」這一着真出乎意料之外。

「你痛痛快快的把你六年來怎樣地在給「我們的敵人」幫忙，在「政府」裏面勾結的是誰？在「軍人」方面誰和你接近？你說明白了，不僅不處你的罪，而且有特別「獎賞」。」問官這一串話說得真够阿Q。

「政府」裏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上自「督辦」，下至「門崗守衛」，都和我有來往」
筆者乾脆放砲，如果把他們都請到這裏一起住住，至少可以够後方報紙登第一條新聞。

不知恁地，問官不願着往下問，却猛古丁從冷錢裏爆出熱栗子似的問：

「照這樣說來，你是一個不知道有中國的中國人了，是不是？」

這一問，相當高明，這教作請將不如激將，乾脆，順着這個王八羔子說：

「直到現在，我還在試驗日本對我們中國的政策，如果日本真的是打算來滅亡中國，那就另說。」

翻譯在這個時候，居然越權發言了：

「T，T，M，這位問官是個青年人，國家觀念很重的，對於中國人素來也很同情的，所以經過他問的案，凡是能够率實承認「反日」，他一定要和這位中國人交朋友，够死罪的往往便可以無罪釋放，你要知道，你的案，已經送到「軍律會議」了，他是軍律會議派來的，你要死要活，全在這一堂，你自己斟酌，這是我對於你的忠告。」

筆者聽了翻譯這段話，心裏好笑，簡直把筆者當作三歲小孩子看待，然而，不便在形色上露出輕薄神氣，所以，乾脆把假話當真的說：

「謝謝——我是真的在試驗時期。」

「我們日本是來滅亡你們中國的，要不是來滅亡中國，幹嗎派這那麼許多軍隊到中國來

打仗？你是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土地被日本佔領，自己被我們抓來，難道還不够試驗的嗎？你趕快說實話。」這個問官的話，當時真把筆者窘得無話可說，沉思了一回，筆者很鎮靜的問了一句教他也很難答覆的話：

「請教問官是什麼地位的人？」

「幹嗎問這個？」

「因為我懷疑你不是日本人。」

這個翻譯簡直是「喪心病狂」的地道漢奸的典型，不待問官答覆，他却站起來給了筆者一個嘴叭，嚴厲的「申斥」筆者：

「這是「衙門」，不是你們的「反日窩」（妙在這個寫字，虧他發明出來），任你隨便放屁。」

問官一聽這個翻譯，很懂得給他搗「坐堂威」，透着高興，連說：

「阿里阿篤（王八羔子的國語，解作謝謝）。」

「我是日本憲兵軍曹，什麼話，我都可以說，什麼人，我都可以抓，不要說你們中國人，就是我們日本政府的首相，也一樣可以抓，你是什麼東西？」這個問官越說越不像問案了，簡直大有犂蹄架的苗頭。

「那末，我要問你們的政府，歷次發表聲明所說的話，現在是已經你的病，根本推翻了

，是不是？」筆者不放鬆的問那麼幾句話。

「……」問官沒有則聲，用兩隻手抱着他的腦袋瓜子發楞，那雙翻譯睜大了眼睛睜着問官，聽聽他的下文。

「你倒是說啊！」筆者覺得不妨跟這個王八羔子開個玩笑。

問官還是沒有搭腔，站了起來，走到筆者跟前，用他的剝袋嘴，衝筆者的頭上，使勁的一發，然後走了出去。

翻譯這時是除掉是王爺教他大了，繃着臉問筆者：

「你要覺悟，這個地方不是隨便讓你撒野的地方。」

「我並沒有撒野啊！」筆者說。

「你既然不撒野，就得有一句說一句，把你過去所作的『反日』工作，坦白的承認，你才算是英雄好漢。」翻譯的語氣，變成勸供。

「你們這兒如果沒有調查明白，當然不會把我抓來，既然抓來，當然已經調查明白，還容我說什麼？」筆者答。

「那麼八本東西，到底是幹什麼用的？是不是帶帶底子？」翻譯問。

「我還是那句話，是我寫東西的參考資料。」筆者答。

「那許多資料從那兒來的？」

「聽來的，也有抄來的，六年功夫，我也記不清是怎麼來的。」

「還有誰給你幫忙？」

「很對不住，如果有人幫忙的話，當然所得的資料，決不止這區區八本。」

「我們這兒接到報告，你們有一個團體，現在已經完全抓來了，你想顧也不成。」

「很好，就請你把他們我來，大家見見面。」

「當然，早晚得讓你們見面，要不然，你也不認帳。」翻譯說到這句話，也走了出去，不多一會，回來教筆者回監，還叮囑說：「回頭再過堂，你趁這機會想一想。」

二十六 吃離監餃子

這下筆者在監又蹲了十多天，筆者餓得真不像樣子，神經顯得衰弱，心緒越發不寧，因為始終不會登押錄供，這檔「官事」沒有頭，那時候，楊將軍已經出獄了，筆者更覺得失掉膽子一樣，其他的難友如小難友于先生等也被放出去了，一號監裏瀰着空虛，所剩下的難友，比較說得來的祇是老先生，馮先生和毛局長及輔大學生何先生幾位，閑來無事，毛局長給筆者拆字，問問吉凶，筆者寫一個「穰」字，毛局長說「你準能夠回家吃饅子」。到底是怎麼解釋出來？筆者不好意思追問，反正人家是一種安慰的意思，不便盤根問底。W君在四號監裏近況怎樣？老先生每天晒太陽回來，從輔大教授趙錫禹先生可聽得一鱗半爪，曉得他

身體也軟了，咳嗽時作，夜裏睡不着，害者爲着又多了一層心事，W君如果一病，怎麼對得起他的一家老小？

有那麼一天，叫筆者過堂了，透着特別，翻譯是原來的高麗人，問官是給筆者捧文房四寶的那一位，桌上放着一盞紅格子紙，一望而知是錄供了，所問的話，完全是過去所問的話，一連問了三堂，最後的一堂是騰供，問官說：

「丁，丁，M，你得自表懺悔。」

「懺什麼悔？」筆者問。

「要誠懇表示過去一切的錯誤。」問官說。

「錯誤在那兒？」筆者問。

「……」問官沒說出所以然。

高麗翻譯又用腳踢了筆者一下，然後說：

「你要表示不離開『北京』。你要表示出去以後找事做，你要表示隨時聽傳。」

「這樣的表示，無所謂。」筆者翻翻譯這種語氣，意會到出獄有望，再加上所說的三種表示，不算太難爲，所以便答應了。

這道最後騰供手續完畢，筆者回監，告訴大家，大家都給筆者道喜，第二天，問官叫筆者出去擦斗記，算是定局，在這幾天裏，老先生和他的未婚妻烏小姐先後都恢復自由出去，

毛局長說：「您也有希望了，怎麼樣？五月節的粽子，準能吃到嘴裏？」因為那天正是陰歷四月二十五，筆者也不知怎地也透着精神了，天天盼牢門響，時時刻刻盼叫「三十四號」，直到六月二十日那天下午六點鐘光景，真的來叫「三十四號」了，筆者出去，原來是道頭二堂的問官請筆者吃「水餃子」，一個多月沒有吃到白麵，簡直大快朵頤，問官也吃了一盤，且吃且問：

「你出去以後，打什麼主意？」

「當然等機會找職業。」

「我現在「命令」你，出去以後少些休息幾天，然後負責編「×××社史」。我嚴正告訴你，錯非日本敗了，你休想離開「東京」。」

「……」筆者不敢則聲，僅僅點了點頭表示聽明白了。

餃子吃完，又送筆者回監，毛局長一聽吃餃子經過，認為準是第二天可以開放，然而，第二天沒有消息，直到第三天六月二十二日的下午，過頭兩堂的問官來叫筆者出去，並且預先叫來一個理髮匠給筆者剃頭，當時真把筆者駭糊塗了，因為在敵憲裏邊剃頭是大忌諱，處死刑的剃頭，罰勞工的和送監獄執行徒刑的都剃頭，那末筆者被剃頭，決不是好事，然而，剃完了頭，問官把筆者進監時候所扣留的東西，完全拿了出來，領到前面客廳裏，當着所謂「受村」的面，發還給筆者，並且正色問筆者：

「你出去以後，見你的親戚朋友，說什麼話？」

「我還會得。」筆者答。

「我現在再『命令』你，這張條子，由你打發人送到×××報去，讓他們發表。」問者說。

「這上頭說的什麼？」筆者一看，上面所寫的日文，有筆者的尊姓大名，當然應該問一問。

「這是你這回恢復自由的條件。」問者說。

「……」筆者這時歸心如箭，更不敢則聲，生怕他們借詞「挽留」。

二十七 問心無愧

筆者從東珠市口的三「△」部隊大門裏出來的時候，真的如同小鳥飛出籠子一樣，走起路來，兩隻腳透着像飛，沒有謹慎便坐車子回家，在這時候，心裏不知是喜歡是愁，身體離開放監，當然可喜，愁的是家裏的老婆，身體怎樣？丟了爹爹一個多月的兩個孩子，是不是焦急成病，九死一生的家長回到家裏，妻子老小見面，免不了有一場悲喜交加的場面，筆者應該怎樣地來控制這個悲歡劇？筆者的體力，經過一個多月的折磨，實在經不起再受刺激了，爲着控制這悲歡劇，筆者得在進家門時候，要表示這陣沒有什麼，才能控制得住，主

意拿定，走進家門的時候，首先瞥見名符其實的黃臉婆在院子裏補衣服，筆者的原定主意，幾乎被打攪，噙着兩泡熱淚，抑制非常衝動的感情，苦笑著說了一句：

「您好啊！」

兩個孩子在半個小時之內，因為接着電話，知道筆者脫險，都告了假趕了回來，左右鄰居，也都來探望，都問筆者：

「在那裏頭怎麼樣？」

筆者不知怎地突然有個感覺，從現在起，說話更得小心，不得不昧着良心說：

「挺優待，什麼苦子也沒有吃。」

筆者寫着周身都是膿泡，洗澡不可能，趕快請醫生打針吃藥，換衣服，忙了一陣，才得消停，到得晚上，一踉筆者被捕走當時的景況，才曉得大男孩子因為天性的關係，在敵憲汽車開走的時候，他就騎着車在後面拚命的追，直追到三「△」部隊門口，才哭着回家。筆者在這時候不由得把他拉過來，滴了兩滴控制不住的眼淚，安慰着說：

「我這回被捕，是早在意想中的，不過，我生怕你們害怕，所以我始終沒敢提，你要知道，日本人如不滾開我們的中國，我是還有再進去的可能，我們在這兒吃混合麵，不要白吃，得要想法做些中國人應該做的良心事，中國人要做良心事，就得準備到憲兵隊裏走走。孩子，你看我上面掛得那塊橫匾「問心無愧」四個字，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筆者的大男孩子點點頭，表示明白。

女孩子天真的接着說：

「做的事，是爲國家爲民族而做的，便是問心無愧，是不是？」

筆者當時雖然很可喜這兩個孩子沒有自慙，但是生怕他們小孩子嘴邊不嚴，特別囑咐着說：

「說話小心，千萬要防隔牆有耳，你們該用功的用功，別分心我的事，將來自然會有一天教你們明白我做的是什麼事？」

說話功夫，W君來看望繼者來了，彼此緊緊的握手，互慶虎口餘生，大家傾述這五十一天蒙難經過，不覺精神百倍，在W君辭別返家時候，我們互相鼓勵着說：

「留得不死之身，趕快和K君Y君另定工作路線，我們一定要工作到敵人投降，我們中國得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

T·T·M補記於抗戰勝利之後。

『口供』

W

我同了TM君，同一工作，同時被捕，同天被放，同樣受苦，同發慘聲，可是我欽佩他，他那江蘇音韻的『哎喲』慘聲，至今我還不能忘記，出獄後，我問他『哎喲』甚麼？他笑着說那是『引吭高歌』。他那時已經決定，只要上帝批准他的生命，能够活到看見祖國勝利時，他一定要把那種慘絕人寰的地獄生活，秉筆直書的寫了出來，這倒不是甚麼表彰自己，更不敢說是甚麼昭告天下，一個在被敵人侵佔了的土地上生存的人，生命本來沒有甚麼保障，何況還在作着抗敵行爲呢？

『四二〇』日本特種憲兵隊雖然厲害，可是他並沒有能够用他那『慘酷』的手段，把我們問出絲毫口供來，可是『口供』却在今天這本『活地獄』中由著者親筆劃押了！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初版

活地獄（一全冊）

定價國幣捌拾元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述者 T·T·M

北平和平路三十四號

發行者 紀事報社

北平和平路三十四號

印刷者 紀事報社

各書店均有代售

#.F2
321144

8

2